# 清儒學案

徐世昌

口 12
3276
20

PTSE
05

門 口 12
號 3276
卷 20

# 清儒學案卷四十

## 安溪學案 上

天津徐世昌

安溪學博而精以朱子爲依歸而不拘門戶之見康熙朝儒學大興左右聖祖者孝感安溪後先相繼皆恪奉程朱而深究天人研求經義性理旁及厤算樂律音韻聖祖所契許而資贊助者安溪爲獨多述安溪學案

李先生光地

李光地字晉卿號厚庵安溪人康熙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乞假歸十三年耿精忠叛鄭錦亦由臺灣入踞泉州先生奉親避亂山谷精忠與錦並遣招致皆力拒十四年密疏陳破賊機宜略謂民力已盡賊勢亦窮賊方悉兵外拒內地空虛大軍

果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置疏蠟丸中遣家僕出閒道赴京因內閣學士富鴻基上之聖祖嘉其忠下其疏軍中會康親王克仙霞關復建寧延平精忠降都統拉哈達賚塔進勦鄭錦復泉州宣諭召先生擢授侍讀學士行至福州遭父喪歸十七年同安賊蔡寅掠安溪先生募鄉兵拒守鄭錦遣將劉國軒等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先生遣使告急以鄉兵導兩路援軍達泉州大破賊遁入海論功遷翰林院學士十九年召至京授內閣學士面對言鄭克塽幼弱部下爭權宜急取之薦降將施琅習海上形勢知兵可大用聖祖用其言卒平臺灣乞假奉母回籍二十五年還京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二十六年復乞假省母病命懸缺以待二十七年還京值太皇太后喪禮部劾遷延勿及叩謁梓宮議鐫五級詔原之會侍讀學士德格勒因祈雨奉命占筮面論時相過失尋以誹議朝政私抹起居注獲罪先生曾薦之牽連被詰引罪自請嚴譴詔復原之尋改授通政使擢兵部右侍郎三十年出督順天學政丁母憂在任守制請假回籍治喪不許給事中彭鵬疏劾解任服闋仍督順天學政遷工部左侍郎留學政任三十七年授直隸巡撫清勤卹民尤盡心於農田水利漳水合滹沱爲患詔分治之疏言漳河見分爲三以合滹沱入子牙河一支最易汎濫請分別疏濬築隄壩以東之次年聖祖臨視命於獻縣河間東西兩岸築長隄亙二百餘里又請開諸州縣水田引漳滏滹沱大陸諸水資灌溉四十二年擢吏部尚書巡撫如故四十四年授文淵閣大學士召還京聖祖深究天人學賅象數旁及厤算音律先生奏進文字

未嘗不稱善每有御定諸書多委參訂聖祖嘗曰知光地莫若朕知朕亦莫若光地初以在籍密疏論兵事荷特知爲同列所忌後位高忌者益眾多見排擠晚益慎密五十年以疾乞休不許乞假葬母詔促之出五十六年復屢乞休未得請卒於官年七十有七謚文貞雍正元年贈太子太傅祀賢良祠先生學以濂洛關閩爲門徑以六經四子爲依歸尤深於易奉敕纂周易折中融貫漢宋兼收並採不病異同一切支離幻渺之說咸斥不錄自著周易通論四卷綜論易理各自爲篇首明易本易教次及卦爻象彖時位德應河圖洛書以及占筮挂扐正變環互條析其義而推明所以然卓然成一家之說周易觀彖十二卷其解繫辭傳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曰彖辭所取或有直用其爻義者或有通時宜而爻義吉凶準以爲決者以是觀之不中不遠惟其合始終以爲質故時物不能外全書取義蓋本於此於程朱之說頗有出入而理足相明有異同而無背觸尚書解義一卷僅成堯典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禹貢洪範七篇多有考證非講學家之據理懸揣詩所八卷不主訓詁名物主於涵泳文句得其美刺之旨而止以爲西周篇什不應寥寥二南之中亦有文武以後詩風雅之中亦多東遷以前詩故於小序所述姓名多廢不用古樂經傳五卷取周禮大司樂以下二十官爲經以樂記爲之傳又有附經附記其樂教樂用二篇則其孫清植輯遺稾所成大學古本說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餘論一卷論語劄記二卷孟子劄記二卷朱子禮纂五卷榕村語錄三十卷榕村文集四十卷別集五卷並著錄四庫榕村語錄續編十二卷稾藏於家清末始出他又有禮記纂編禮學四際

約言麻象要書卜書備義離騷新說九歌新說參同契注參同契章句握奇經注陰符經注韓子粹言太極圖通書正蒙二程遺書纂朱子語類四纂古文精藻韻箋諸書參史傳撰行狀彭紹升四庫全書提要榕村遺書

## 周易通論

### 易本

易之興也最古其源流不可悉知三易之名及畫卦重卦名卦之人諸儒之論亦復不一約之則三易之說可通者有二一曰夏連山殷歸藏周周易也一曰連山炎帝歸藏黃帝周易文王也畫卦重卦名卦之人則有三說一曰伏羲畫八卦因自重之而自名之也一曰伏羲畫八卦至文王乃重而名之也一曰伏羲畫八卦而重之文王始名之也今按以三易爲夏殷周者據記有夏時坤乾之文也謂爲炎帝黃帝文王者連山炎帝之號歸藏黃帝之號而周文王之國號也鄭康成斷從後說今姑沿之可也周禮云三易之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則非文王始重卦可知然伏羲雖已重卦名則未備蓋其時僅有八卦之名而已故繫辭傳曰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言卦之稱名錯雜事物周於人用以其類考之非中古以後更歷世變者不能及也況履虎尾否之匪人同人于野艮其背中孚豚魚之類皆辭與名連爲義則是一手所繫非仍舊名而增加之也朱子於乾坤下本義云三奇之卦名之曰乾是以八卦之名爲伏羲所命至屯卦下則無說而於繫傳稱名則以爲卦名也是以六十四卦之名爲文王所命也於理近是今亦從之○彖辭爻辭何人所繫夫子未嘗分別先儒直以箕子明

夷王享岐山之類事出文王之後斷爻辭爲周公所作然考夫子贊易如所謂易之序也爻之辭也是故謂之象是故謂之爻每以爻與象對而反不及象似爻之起亦非在象後者意者繫爻固文王之意而周公成之與惟曰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象者材也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智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分別卦爻辭先後其理甚明先儒之說可循用也○夫子贊易曰十翼者彖上傳彖下傳象上傳象下傳乾坤文言繫辭上傳繫辭下傳說卦序卦雜卦也所謂彖傳者兼二體大象及六爻之小象也按漢書本爲經二卷傳十卷經傳離異不相附屬自費直始以彖象傳綴於每卦經後如乾坤之例王弼又自坤卦以下以彖傳大象傳附彖小象傳附爻則今現行之易是也朱子及東萊呂氏復古經傳之舊本義之作實据漢書

故凡彖曰象曰文言曰之類爲王弼所加者悉已刪去而別有卷首標題卽彖傳象傳文言傳等目其彖傳題下則注云彖卽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夫子釋經之辭也象傳題下則注云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十二卷古易於是乎各得其所矣明初律令兼用程朱傳義及永樂中脩大全書離析本義以從程傳之序故後雖本義孤行而其序遂不復學者讀乾卦彖象傳標題下注茫然不省所指故有以大象爲周公作者誤由茲起也謂宜別刻本義原本以悟初學○本義卷首諸圖朱子所作也秦漢以來伏羲畫卦根本次第無言及者邵康節先天之學源出希夷程子不信而朱子始表章之此諸圖所由作也然惟八卦方位圓圖及六十四卦圓圖方圖爲邵氏之舊其首之以橫圖則朱子用邵子之意而摹畫以示

人者見於答袁機仲諸書可見也閒嘗論易之源流四聖之後四賢之功爲不可掩蓋自周子標太極之指邵子定兩儀以下之次而伏羲之意明程子歸之於性命道德之要其學以尚辭爲先而文周之理得朱子收而兼用之又特揭卜筮以存易之本教分別象占以盡易之變通於是乎由孔聖以追羲文而易之道粲然備矣自漢以還非無傳者然揚雄以玄爲宗則純乎老氏矣其與周子太極可若是班乎其法以三三起雖與易卦相近而非自然之理八十一首之序猶仍卦氣之謬也其與邵氏先天之法亦未可同日語王弼生於魏晉祖尚玄虛卽復之一卦而宗指與程傳迥別蓋王氏所謂復者虛靜之室程傳所謂復者仁義之心其餘義準是矣然當朱子時太極抑於陸氏兄弟先天毀於袁樞林栗程學訾者亦眾苟非朱子一一極辯則三家之學且熄而卜筮象占之說又所以佐三家之未逮也自時厥後好議論者猶將反之故黃震攻康節之圖王禕申河雒之辯羅欽順滅太極之書至於以卜筮爲朱子詬厲者又紛然而未已夫學欲博而不欲雜眾言淆亂則折諸聖易之爲書立說者最多其雜且亂甚矣夫苟不折以列聖羣賢而惟博之好則易之賊也航於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不亦難乎

## 易教

三代學校之教詩書禮樂四術而已易掌於太卜國史掌於史官乃專官之學未嘗施於學校也故韓宣子至魯乃見易象春秋則知詩書禮樂列國有傳而二書者獨闕自夫子贊修之後稍見於世矣故記禮者名爲六經而莊周之徒頗知其意者亦往往並述焉然自秦政燔經獨存卜筮醫藥種樹之書而易幸

不燬則知其時猶未直目之經學士先生猶未流行誦習以故卜筮家專司而世守之是則易之本教然也漢人雖稱六藝然田何施孟梁丘之學皆不傳不知其說云何焦贛京房衍爲生尅休咎之占其敝以星日氣候推配雖曰流蕩然可知卜筮之教展轉相沿久則難變也揚雄作玄儗易雖襲京焦之緒而頗推道德性命之指至王弼始純以理言易而後之談經者宗焉是書著述莫盛於宋惟邵康節之學有傳而猶以象數見譏其餘儒者所得有淺有深然大要承輔嗣之意皆以易爲言理之書而已夫孔子嘗言易矣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謂易言理是也然本畫卦繫辭之初則主於卜筮以明民非如他書直闡其理直述其事者也朱子深探其本作本義一編專歸卜筮然而至今以爲訾謷蓋恐狹易之用小易之道而使經爲技術者流也殊不知易之用以卜筮而益周易之道以卜筮觀之而後可通初非小技末術之比也今日作易者言理以教人爾則施於學士而阻於愚氓其用不周矣偏言一理而不足以該於無窮其道不妙矣卦象之汎取著數之旁通其於理也雜而不切矣大有元亨初六无咎其於理也略而難明矣避其爲小技末術而反入於枝離晦昧之歸乃不虞其重爲易病也乎是故朱子之大有功於易卜筮之說也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潔靜精微之要而凡散殊清通無所推而不達道德性命亦無所求而不得矣

論經傳次序仍王本

朱子既復經傳次序今不遵之而從王弼舊本何也曰朱子之復古經傳也慮四聖之書之混而爲一也今之仍舊本也慮四

聖之意之離而爲二也蓋後世之註經也文義訓詁而已而又未必其得故善讀經者且涵泳乎經文使之浹洽然後參以注解未失也若四聖之書先後如一人之所爲互發相備必合之而後識化工之神則未可以離異觀也故以文周彖爻言之彖於坤言牝馬可謂盡坤之情矣乾未有象也六爻則於乾言龍以盡乾之道坤彖言君子牝馬之貞有東北西南以應地之方也乾爻則言聖人之龍德有潛見飛躍以應天之時此則彖爻之自相補備者也以夫子之傳言之乾彖曰元亨利貞未有四時之義也彖傳釋之而曰資始流形曰各正保合則知四德之卽四時矣坤彖曰西南東北未有四德之義也文言釋之於西南含物化先於東北曰順天時行則知四方之卽四德矣乾爻之總辭曰見羣龍无首著乾之居首而不爲首也彖傳則於坤曰以大終著坤之居終而不爲終焉坤爻之總辭曰用六永貞明用六之義所重在貞也彖傳則於乾曰乾元用九明用九之義所重在元焉此又經傳之相爲補備者所謂先後如一人之所爲也若乃屯蒙以下諸卦則皆有不可相離者蓋如彖言建侯爻亦曰建侯則知侯之爲初矣彖言童蒙爻亦言童蒙則知童之爲五矣此彖爻之互相發明者也然如訟之彖曰利見大人爻曰訟元吉其意未明也彖傳曰尚中正則知大人之爲五矣師之彖曰丈人吉爻曰在師中其意未明也彖傳曰剛中而應則知丈人之爲二矣又如晉之康侯而九四不足以當之則未知其所指也彖傳曰柔進而上行則知卦之康侯不在四而在五矣因之大人亦未知其所指也彖傳曰以剛中也則知卦之大人不在陰而在陽矣蓋上以釋文王名辭之意而下以得

周公繫爻之心故彖傳爲卦爻之樞要至於大象則卦之命名所取爲多故夫子特表而出之凡彖傳釋名有兼取數義而直釋名辭者其兼取數義者命名之意廣有所取也其直釋名辭者命名之意專在大象也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大象所以尤爲一卦之要也小象之傳辭則簡矣而義至精或推言爻之德位而本之於時或旁及爻之與應而參之以比或廣其言外之意而言中之指愈明或略其言中之詞而所言之理愈備後之賢者重言累釋而不能盡聖人輒以單辭括之此皆經傳之相爲發明者學者當作一意求之則其文宜相附近此今日仍王氏舊本之意也

論卦名辭爻辭

伏羲之畫無文而無所不包文王命之以名則既偏於一矣然其審於象也精而天道民故備焉此所以爲雜而不越因憂患而有作者也其辭也所以發名之意也如是以開物成務其亦足矣其又析爲六爻之辭何也曰卦者原始終以爲質錯上下以取象者也然既有始終矣則孰爲始孰爲終不可不極其變也既有上下矣則孰爲上孰爲下不可不辨其物也有始終上下則有消息當否矣而孰爲息孰爲消孰爲當孰爲否不可不研其幾而撰其德也以泰否兩卦論之其名卦繫辭取於交不交及往來之義矣然有交不交則上下判焉有往有來則終始分焉原其始則自否而泰自泰而否者也拔茅而來所以吉拔茅而去所以亨也要其終則泰而復否否而復泰者也城復于隍所以吝休否傾否所以吉也交而泰其泰在上故六五有歸妹之德而後九二得盡中行之義矣不交而否其否在下故六

二守否亨之節而九五當存其亡之心矣卦包乎爻而舉其綱爻析乎卦而窮其分爻不立無以發卦之蘊而冒天下之道是故卦爻者相爲表裏相爲經緯者也此文周之書所爲二而一者也

論時

王仲淹曰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其說善矣然趨時之義不可不辨也近代說易所謂時者皆似有一時於此而衆人趨之爾故其象君臣者皆若同朝象上下者皆若同事其爲時也既局於一而不通其趨時也又以互相牽合而說義多不貫此則講解之大患也夫時也者六位莫不有焉各立其位以指其時非必如並生一世並營一事者也如言屯也蹇也莫不有屯焉莫不有蹇焉不必皆言濟時之艱難平時之險阻也大有也豫也莫不有所有焉豫焉不必皆言際明盛之朝值和樂之世也如此則何屯矣則初有初之屯五有五之屯非五因初而屯膏也莫不有豫矣則四有四之豫五有五之豫非五因四而貞疾也如此則何至互相牽合而說不貫乎蓋必其所謂時者廣設而周於事所謂動而趨時者隨所處而盡其理然後有以得聖人貞一羣動之心而於辭也幾矣是故一時之治亂窮通時也一身之行止動靜亦時也因其人因其事各有時焉而各趨之云爾不然則何以曰冒天下之道而百姓與能乎

論位

考象傳凡言位當不當者獨三四五三爻爾初二皆無之蓋所謂位者雖以爻位言然實借以明分位之義初居卦下上處卦

外無位者也二雖有位而未高者也惟五居尊而三四皆當高位故言位當不當者獨此三爻詳焉凡言位當位正當者皆謂德與位稱也不然則謂時位有所適當而必善所以處之也凡言位不當未當者皆謂德不稱位也不然則謂時位有所未當而必善所以處之也大傳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則知爻位有六而貴者惟此三爻矣以象傳之言位當位不當者施於此三爻而不及其他故知借爻位以明分位之義也或曰二雖未高然亦有位焉何以不言也曰據大傳其柔危其剛勝邪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則三五宜剛者也四宜柔者也二反宜剛者也三四五以當爲善不當爲不善二則反以不當爲善故當不當之義不得而施於此爻也然其於三也有言不當者矣未有言當者也於四也有言當者矣未有言正當者也惟五言正當其言不



當者獨大壯五而已而又反以不當爲善蓋三危位也以柔居之固不當以剛居之亦未必當也此其所以多凶也四近位也以剛居之固不當以柔居之亦僅止於當而已此其所以多懼也五尊位也以剛居之爲正當以柔居之有柔之善焉雖不當猶當也此其所以多功也

論德

何以謂之德也有根於卦者焉健順動止明說之類是也有生於爻者焉剛柔中正之類是也德無常善適時爲善故健順動止明說之德失其節則悖矣剛柔之道逆其施則拂矣屯宜用動者也蹇宜用止者也豐宜用明者也困宜用說者也需宜用剛者也訟宜用柔者也賁宜用剛者也噬嗑宜用柔者也家人宜用剛者也旅宜用柔者也推此類之則所謂德之善者可見

矣惟中也正也則無不宜也而中爲尤善何也易之義莫重於貞然亦有貞凶者矣有貞吝貞厲者矣其事未必不是也而逆其時而不知變且以爲正而固守焉則凶危之道也中則義之精而用之妙凡所謂健順動止明說剛柔之施於是取裁焉先儒所謂中則無不正者此也或曰易之卦爻於貞蓋諄諄焉其於中行僅數四見而已何也曰正理可識而中體難明非深於道者不能知是故難以察察言也存其義而沒其名則聖教之精也自乾坤二卦固皆利於貞矣然所謂二用者則中之極而貞之源也其餘卦之諸爻居得其正者多矣而亦鮮以正許之者惟二與五得其正者固曰以中正也或不得其正者亦曰中以行正也是則中道之大而易教之至也然則存其義而沒其名者何也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繫皆中也然必曰如是則得其正則人皆知道義之是守矣儻必曰如是乃得其中則有誤於依違兩可混同無辨者而不自知其非也故舜之智必問察乎善而後執其中顏子之賢擇乎中庸而必得其善正非中則正之實未至中非正則中之名亦易差聖人所以尊中之道而略其名精求乎正之實而必廣其教者此也

論應

自王輔嗣說易多取應爻爲義歷代因之考之夫子彖象傳言應者蓋有之然亦觀爻之一義爾若逐爻必以應言恐非周公之意亦非孔子所以釋經之旨也以經傳之例觀之上下兩體陰陽相求固其正矣然彖傳有以眾爻應一爻者亦有以一爻應眾爻者乃不拘於兩體二爻之對比小畜同人大有豫之類皆是也有時義所宜以陰應陰而吉以陽應陽而吉者又不拘

於陰陽之偶晉小過之王母祖妣睽豐之元夫夷主之類皆是也有以承乘之爻爲重者則雖有應爻而不取如觀之觀光蹇之來碩姤之包魚鼎之金鉉而隨則有失丈夫之失觀則有闚觀之醜姤則有无魚之凶此類皆是也其餘但就其爻之時位才德起義而不繫於應者不可勝數而欲一一以應義傳會之則鑿矣況爻所謂應者必隔二位而相應例也不隔則非應矣今有相應而爲某爻閒隔之說又有某爻起而爭應之說豈非鑿之又鑿者乎說經者因此而不通所謂至今爲梗者矣經傳又無此意亦奚重而不更也○凡應惟二五之應最吉蓋皆有中德而又各居當時之位也其次則初四間有取焉三上取應義絕少其善者又加少也易之道陰暗求於陽明不以陽求陰也上位求於下位不以下位求上也故凡六五九二之有取於



應義則無不吉者爲以陰求陽德上而下爻則在上者有虛中之美居下者有自重之實蒙師泰大有之類是也如取應義者在於九五六二則時義所當亦有相助之善然求陽者在於下位則往往有戒辭焉屯比同人萃之類是也初與四亦然如六四初九取應義是四求初也則吉屯賁頤損是也如九四初六取應義是初求四也則凶大過解姤鼎是也然吉者在四而在初者不可變上雖下爻而下不可以失己也凶者在初而在四者與之凶下既援上則上未免爲失人矣三上或取應義皆非吉者若蒙頤睽夬豐中孚之類惟剝之三與陽應損之三當益上於時義有取焉故二爻無凶辭爾○承乘者謂之比凡比爻惟上體所取最多蓋四承五則如人臣之得君五承上則如人主之尊賢主於五故其近之者皆多所取也然四之承五惟六

四九五當之五之承上惟六五上九當之非然者則亦無得君尊賢之義惟隨之五上稍變斯例以時義剛來下柔故爾其餘九五比上六者皆爲剛德之累上六從九五者則爲從貴之宜非尊賢者比也下體三爻所取比義至少初與二二與三間有相從者隨其時義或吉或否至三與四則隔體無相比之情矣亦有因時變例取者隨三萃三是也

論觀象過半

文王既名卦而繫之辭矣然其繫辭也必雜取夫卦義其取夫卦義也又取諸爻之剛柔上下內外比應善惡當否者爲多故名之所以命也開用主爻之義然以兩象二體爲括要之宗者也辭之所以繫也兼論二體之德然以六爻剛柔爲取用之材者也惟其如是是以六爻未繫而其粲然分列者已具於渾然



涵蓄之中周公之繫爻也蓋本此以爲權度者也或象辭所尚指之爻則其意可以發明或象辭所未及之爻則其意可以推廣文周一心者也象爻一貫者也故夫未觀爻辭者擬議懸度可以預知其得失之所歸已讀爻辭者尋繹覆視可以確定其吉凶之有故吁此智者之事學易之方也以乾坤兩卦言之元亨利貞者象辭也夫重乾重坤之象天地無兩也著其周復一周氣化循環之義而已元亨利貞復啟元此象辭所以發卦象之蘊也然而大明終始者有六位以時成於其中故自下卦言之初爲元二爲亨三則爲利貞矣自上卦言之四爻爲元五又爲亨上又爲利貞矣乾初下卦勿用而已四上卦將用而疑猶勿用也此皆厚養待施元之意也二下卦以德使天下文明五上卦以位使天下治所謂雲行雨施亨之意也三下卦之極

以乾惕而无咎上上卦之極以亢而悔蓋高則必危而盈不可久利貞之意也坤初下卦故曰始凝四上卦故曰天地閉皆慎微養晦亦元之意也二下卦有直方之德五上卦有黃裳之美所謂含弘光大亦亨之意也三下卦之極故含章而无成上上卦之極故疑陽而必戰蓋讓陽則吉抗陽則凶利牝馬貞之意也是則六爻發揮乃所以旁通其情而於彖辭之蘊亦無加焉六十四卦之義以是推之無不得者觀彖而思過半者豈不信哉聖人教人讀易莫深切於此章矣

古樂經傳

樂經

漢書文帝時得文侯樂工年一百八十歲出其本經一篇即今周官大司樂章則知此篇乃古樂經也

凡樂職二十自大司樂至小胥皆以學校之教爲職而掌樂之政令焉自大師至眡瞭則專乎聲樂之事故次之典同本律呂聲音以造樂器故又次之樂器之司自磬師至鎛師備矣故又次之有聲必有舞故韎師旄人籥師又次之籥章鞮鞻氏或爲上古先世之樂或爲外方遠裔之音故又次之典庸器聲器也司干舞器也皆藏器以待事而已故又次之凡散見書傳如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之類乃異代之制而雜出他官若鼓人舞人鳧氏韗人磬人梓人之屬則各執藝事以役於此者也

辨證

圜鐘爲宮以下說異於古何也曰調與聲不同從來說者皆未別明聲調是以特就經上之律起意而不復以前文參考爾且

以黃鐘之五調論則所謂黃鐘宮調者用黃鐘所生之七律而以黃鐘起調黃鐘畢曲也所謂黃鐘商調黃鐘角調黃鐘徵調黃鐘羽調者則亦用黃鐘所生之七律而或以太簇或以姑洗或以林鐘南呂起調畢曲也所以然者黃鐘以太簇爲商以姑洗爲角以林鐘爲徵以南呂爲羽如此節用黃鐘爲角調則必以其所生之角聲起調畢曲自然之理也故如黃鐘之爲角聲也則必曰夷則角而不曰黃鐘角如太簇之爲徵聲也則必曰林鐘徵而不曰太簇徵如姑洗之爲羽聲也則必曰林鐘羽而不曰姑洗羽漢魏以來樂部未之有改然則黃鐘爲角之爲角調而用姑洗太簇爲徵之爲徵調而用南呂姑洗爲羽之爲羽調而用大呂無疑也攷禮運雖有旋相爲宮之言然並未著其例然則六經中大樂聲調之理惟周官此文爲可据爾況其證

之前文又相符合則聖人之微辭奧義殆未易以曲說通也鄭氏而下爲說頗多其中亦有推論巧合如沈氏筆談之云者然終於聲調之理無當故不敢從取

其易圜鐘黃鐘也何据曰案班氏律志黃鐘爲天統林鐘爲地統太簇爲人統則黃鐘當爲天宮林鐘當爲地宮明矣故前文亦以黃鐘祀天林鐘祭地也太簇雖屬人統然前文既與應鐘合而爲祭地之樂則施之宗廟之宮義有未允而夾鐘者前文所用以享於先祖者也蓋天氣始於子地氣始於午人事始於卯者陰陽晝夜之正也地退一位而始於未則避南方之正陽也人進一位而始於寅則重民事之蚤作也然則宗廟之祭以圜鐘爲宮既合享祖之文又著人事之始比於援引星辰捨經證緯不亦善乎漢書郊祀志蓋仍此誤至唐祖孝孫以黃鐘祀

天林鐘祭地乃爲能復古者獨其以太簇享廟則但據三統之義而未知周官之有互文爲少失爾

商調之避他書亦有足徵者與曰孔子謂賓牟賈曰聲淫及商何也曰非武聲也有司失其傳也孔子曰唯某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鄭康成解說爲有貪商天下之心揆之文義爲不類按國語武王以夷則之上宮畢陣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於殷以無射之上宮施舍百姓史記亦云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殺氣相并而音尙宮然則大武之樂蓋尙宮聲而末流之失其音節乃有濫入於商者故曰聲淫及商猶所謂歲在星紀淫於元枵者云爾非貪商天下之謂也夫大武之樂以武功著然於商聲猶不用況此三祭所奏者雲門咸池大韶之舞則其去商調也何疑其爲緣此之義於太簇無射二律有應爲起調畢曲者則并去之又何据也曰國語伶州鳩謂太簇所以金奏注云正聲爲商故爲金奏又景王將鑄無射之鐘而州鳩以爲不可是亦必有說矣蓋黃鐘一律爲諸聲之本而太簇爲其商則是太簇之正聲商也呂令西方其音商而無射者又窮秋之律金氣之盛也三祭之樂既去商調故於此二律之起調畢曲者而并去之是亦求之聲音之理而可通者卽以本經之文爲据可矣

前文奏太簇以祭地而奏無射以享先祖何也曰前文言歌奏而不言其所爲之調則知是共一調也既兩律共爲一調則陰陽相宣高下相濟可以無嫌矣此三樂者各自爲調者也各自爲調則其一聲之起調畢曲者必獨盛而孤行是以避之也且大祭與分祭不同前者大武之樂用以享祖矣而此宗廟之中

乃舍武而用韶聖人於此必有精意存焉其前後異同之間正可參伍之以求其說爾

合辰之說謂氣候晷刻皆同信乎曰此據入氣之一日言耳故亥子月之一日必與亥丑月之一日同也亥寅月之一日必與亥亥月之一日同也其算合辰無不皆然古以斗建合朔爲說者亦謂至此一日則斗柄移宮而日月遷次故指此以爲標識焉爾今既天與歲差而此說不可用則當明其意焉可也

十二月之合氣候晷刻相似十二律之合則分寸長短懸殊何也曰十二月之合其氣候晷刻則同矣然而陰陽之消長進退豈可同乎哉律也者寫陽氣之消長者也故亥則陽消於外而寅則陽息於中蓋相應而相反雖相反而實相應者也故比而合之陰陽之道乃備發斂之氣乃和律之有合也又豈與天地不相似哉

十二聲之說何如曰十二聲者以聲論而形在其中也故謂侈弇厚薄之類爲器之形則可以高下陂險逢微之類爲器之形則不可惟但以聲言之則其制器以合之者自有小大有長短厚薄侈弇之法且其於諸器皆有以包之而不獨鐘制爲然矣考工磬人章云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已上聲太高也故摩旁以薄之已下聲太下也故摩端以厚之此則不獨鐘器之證而國語云鐘尙羽琴瑟尙宮磬尙角匏竹尙制蓋鐘聲洪大故其器不當過於大而尙羽也琴瑟之聲細微故其器不當過於細而尙宮其搏拊之節則亦不當過於細而尙宮也磬聲和平而角音爲清濁之中故磬之制與夫敲戛之節貴得其平而尙角也匏竹者以人

氣吹之者也人聲之高下清濁本有裁制故匏竹之制與夫吹之之節一唯以人聲爲之準則而已此又不獨鐘器爲然且不獨制器爲然之證矣夫高下者聲之所不能無者也故高聲正聲下聲非聲之病也今專指其病而絕無一聲之得其正者則亦何所據以爲聲量之準乎

磬師以下官名次第如何曰典同以聲律造樂器自磬師至鐘師所掌皆是也故次於典同之後除琴瑟爲升歌之用大師小師之職此外則金石音之綱也故首以磬師鐘師竹匏土音之用也故次以笙師鼓音之節也故終以鎛師也磬師兼教編鐘編磬而官以磬名者蓋入音磬最難辨亦惟磬音最中虞書夔之自言惟曰擊石拊石又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那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故八音之次金爲先者其聲鏗訇而大猶五聲之先宮也審音之職石爲重者其聲清越而和猶五聲之角也前瞑瞭專擊頌磬笙磬亦此意也鎛師雖以鐘名官然所掌者大鐘而非編鐘則次於磬師宜矣金石既調樂器從之笙師所掌竹匏土三器皆堂下之樂也專以笙名官者簫管雖重而笙之用廣自堂下之樂奏而與歌相終始故鐘磬繫之歌笙非他音之不應鐘磬以歌與笙爲主也鎛師主鼓而已而官以鎛名蓋必知鐘鎛之節而後可以命鼓人避鐘師之名故但舉鎛也就數者職掌先後名義輕重之間而古樂之意可求此其所以爲聖人之經也

樂記

樂記蓋孔門之遺書先儒以爲公孫尼子次撰而曰通天地貫人情辨政治其語精矣然又謂河閒獻王與諸生等

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爲樂記則似此書爲漢儒編輯蓋當時禮樂道微傳說不同故也又劉向校書時得樂記二十三篇與河閒所傳於王禹者不同今樂記斷取纔十一篇曰樂本曰樂論曰樂施曰樂言曰樂禮曰樂情曰樂化曰樂象曰賓牟賈曰師乙曰魏文侯此外尚有十二篇曰奏樂曰樂器曰樂作曰意始曰樂穆曰說律曰季札曰樂道曰樂義曰昭本曰昭頌曰賓公二十三篇之目具於劉向劉錄既與河閒異傳而前十一篇之文不異益知記樂者在漢以前非諸生采集之書矣但十一篇之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今此記有魏文侯乃次賓牟賈師乙爲末則是今之樂記十一篇之次與劉錄不同推此而言其樂本以下亦雜亂矣愚謂此書章段正義以十一篇分屬而條理甚疏則皇氏熊氏之疑是也然戴氏集禮司馬遷作史記皆在劉向之前自魏文侯以下章句微有先後而文義無甚差互則凡正說樂理之處仍是古人原文未經後來變亂其十一篇名目或者劉向加增耳皇氏以爲事不分明則可熊氏謂古有十一篇之次而今雜亂則恐未然也今定篇第以劉錄爲主而刪去十一篇之說案其離合劉爲十章大抵不離所謂通天地貫人情辨政治者而其詞達理粹前後互相發明則非洙泗之徒斷不能及抑此十一篇以魏文侯終後十二篇又以賓公終賓公卽文侯樂工漢文帝時獻其本經者也文侯戰國賢君獨能留心禮樂之事意此記卽是子夏賓公諸人之所論述故以其篇退而居後者讓也

## 聲律篇餘論

天地之間理也氣也聲也形也數也顯微無間者也蓋氣者理之用形聲者氣之化而數者形聲之紀也樂律之道其數相生故其氣相生其氣相生故其聲亦相生而無不應也其必紀以九者何數之所以衍而不窮氣之所以運而不息也其必成以六者何數之衍所以節而氣之運所以裁也易卦尊陽而用九樂律亦尊陽而用九故窮則變變則通者用九之妙也易卦居陰而用六樂律亦居陰而用六故先後有序剛柔有偶者用六之功也黃鐘之律長九寸冪九分積其長八十一分積其冪八百一十分莫非九九之用故其道循環而與元氣終始成於六律究於十二管衍於六十調行於三百六十聲莫非六六之用故其道有常而與天地相似然則數有阻格則於氣有滯凝數有差繆則於氣有乖逆者亦自然之理矣

律之以損益相生何也曰凡象數皆起於陰陽象者方圓相變者也數者奇耦相生者也故方之內圓必得外圓之半（皆以積實言）其外圓必得內圓之倍圓之內方亦必得外方之半其外方亦必得內方之倍律之上生爲下生之倍下生爲上生之半其理一也蓋方圓函蓋奇耦乘負陰陽變化天地生生之道也苟其象之所生同數之所起同則上下無不應也外內無不合也倍半無不和也故司馬遷律書謂之同類今西人算學謂之比例孔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之謂也夫金石之鏗訇與絲絃之繁細物性迥然殊矣而各以其性爲聲律則無不相應者豈非同類比例之說乎其相生之以隔八何也曰比位者陰陽相合之情也隔七者陰陽相對之義也隔八者陰避陽位偏正之

分尊卑之等也夫然後理順情和而相應矣

律有變律聲有變聲何也曰變猶閏也十二月有十二閏日故十二律有十二變律也五歲有二閏月故五聲有二變聲也聲陽也主氣律陰也主月律備而聲餘如月備而氣餘聲備而律備而氣備而月餘也五歲之中有再閏則時定而歲成矣五聲之中有二變則聲和而氣應矣蓋次三次五之歲則節氣之相距必隔越一月而病於不相及次三次五之聲則律管之相遠亦必隔越一月而病於不相及也故有閏月則氣朔均齊有變聲則音律停調宋房庶所謂閏宮閏羽亦此意也變律者設以待用而已如閏月之積以待用也

度量權衡皆起於律何也曰先王制度皆以天地之氣爲準律者寫天地之氣者也一氣流行而象數生焉其長短紀於日故律之外分以起度者陽也其盈虛紀於月故律之內積以起量者陰也其低昂上下紀於斗柄故律因度量以起權衡者陰陽之合也記曰大人作法必以天地爲本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四時以爲柄此之謂也

五音有聲有調所謂調者但以其一聲爲主用以起調畢曲而命之乎抑別有以命之乎曰如但以其一聲爲主用以起調畢曲而命之也則以哀管奏樂音以急節歌慢調俱無不可矣然則調何始也始於人心者也宮調深厚於人爲信之德而其發則和也角調明暢於人爲仁之德而其發則喜也商調清厲於人爲義之德而其發則威也徵調繁喧於人爲禮之德而其發則樂也羽調叢聚於人爲智之德而其發則思也是數者生於心故形於言言之有發斂輕重長短疾徐故又寓於歌書曰詩

言志歌永言者此也聖人因是制爲五者之調以倣之是故聞宮音使人和厚而忠誠聞角音使人歡喜而慈愛聞商音使人奮發而好義聞徵音使人樂業而興功聞羽音使人節約而慮遠五者之調成矣又制六律以爲其發斂輕重長短疾徐之節則調中之五音具焉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者此也然則仁義禮智信者五音之本也喜怒哀樂者五音之動也調者五音之體製而聲者五音之句字也古者先定體製而以句字從之後世先設句字而以體製從之者性情之失也是故調之變至於六十者調隨聲而變也聲之變至於八十有四者聲隨調而變也調隨聲而變者音響高下之間聲隨調而變則全體之節族異矣然則不知調者不可與言聲不知詩者不可與言調不知性情之德者不可與言詩可與言詩而樂思過半矣議音律而不先於此者末也

五聲定於句字則今之韻部亦有足取者與曰奚爲其無取凡人聲之發於喉者宮也其入於鼻者商也其轉於舌者角也其抵於齒者徵也其收於脣者羽也喉之聲深以厚鼻之聲鏗以轟舌之聲流以暢齒之聲細以詳脣之聲閉以藏人之聲必自喉始交於舌齒之間上於鼻而下於脣至脣之閉則又息於喉而復生矣是故古之知音者必辨韻部未有韻部未審句字之不清而可以言歌者也然直以脣齒舌喉之聲定爲宮商角徵羽則又不可必也因其調之抑揚高下而叶之因其言之緩急輕重而命之因其情之剛柔吐茹而形之夫然後口與心相應而響與籟相追故韻部者音樂之助而猶非音樂之本也今之俗樂亦有合於音律者與曰吾未之學也然考之傳曰大

不踰宮細不過羽今俗樂之歌曲皆踰宮而過羽者也是故矜張而怪怒淫昵而哀思古人所爲以中聲節之者蓋坊此也惟朝廟所謂雅樂者庶免此矣然其聲有高下而無疾徐縱其應律亦所謂知聲而不知調者也知調而不知詩者也夫不知詩不知調雖其得律固已末矣而況其未也是故古之太師必先教詩教詩者必先以六德爲之本使其性情之發無有不得其平而不由其誠者則二者之患亡矣然後以六律爲之音蓋亦簡易而不難也

六律爲聲音之準黃鐘又爲六律之本此歷代議制作者所以紛紛於黍尺之多寡短長律管之徑圍冪積累千年而未有定論也然以虞書攷之則人聲者尤音樂所自出而律呂所取裁也故國語言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孟子又言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此則心法相須不可偏廢聖人旣因神而存之又托器以傳之蓋以此也今欲持聰明不逮之資而自師其心滅裂古法固爲不可然當數千有餘年制度殘闕器數淪亡之日而規規於比校分刊以求必與古合是猶尋周公之阡陌以制產摹帝舜之繪畫以作衣也何可得哉宋程張朱蔡諸儒反之德性而欲以上下聲攷之者乃爲至論然蔡氏謂多截竹以求聲之和者則旣盡之矣又曰列以候氣而必其應此則蔽於沿襲之說也元人作厤必曰得明理之儒專門之裔精算之士愚謂不獨厤爾律呂亦然蓋儒者明其理必通於聲氣之元樂工專其藝必審於聲音之口算士密其術必極於制度之精三者備矣然後參口口法而取決於心勿復偏據單詞而滯泥於迹樂庶幾其有成乎抑聞之後世治者不井田亦足以養然必

倣其意而行之則溝洫涂遂之遺不可不講也不鄉舉里選亦足以教然必倣其意而行之則庠序學校之典不可不稽也不必后夔周公然後可以制作然必倣其意而行之則衣冠俎豆之文律呂絃管之制不可不攷也近代之言樂者至多各以其意爲說而絕無所依據又豈非所謂持不逮之資滅裂古法者歟殊不若漢唐宋之規規於比校分刊者猶令後之人尋墜緒而有所折衷也故此編自朱蔡以後無述焉蓋重春秋變古之戒遵夫子愛羊之義也

詩所序

古者學校四術及孔門之教皆以詩首爲其近在性情察於倫理而及其至也光四海通神明率由是也言志之義始於虞典夏商之閒詩不概見豈其代遠篇殘抑忠質之世發於文者希與周自文王有作周公繼之郁郁乎文哉於斯爲盛矣今攷三百之篇出自文武成康者百二南風之自也小雅治之經也大雅德之本命之符周頌功之成教之至也其篇皆以文王冠惟周公之詩自爲國風篤世業勤王家蓋周室之所以安危上配文王者也邶鄘以下之爲風六月民勞以下之爲雅王德降焉政俗衰焉然下則有撫己言傷之音上則有憂國陳善之作蓋性情之不可遏文武之教在乎人心故皆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而其究歸於思無邪者此也朱子鄭衞之說諸儒以爲不然今獨信之者謂非是不足以見亂之所生爲二南之左契抑雖其流至此猶有秉禮知義無文王而興者夫然後可以極無邪之變矣惟節南山以下爲東遷楚茨以下爲豳雅載芟以下爲豳頌乃前儒所未定而今創說者

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雅頌各得其所今觀大雅時世明矣小雅之亂而無緒殆不可詰如毛氏傳三百年間爲篇纔七十餘而出於幽者將三之二是豈足信乎孟子言頌其詩者必論其世今失其世則又賴有詩存而可以推而知旁引而得也既知得所之義然後章求其次句逆其情稱名賾而不可厭也疊文複而不可亂也始於夫婦之細而察乎天地之高深發於人情之恆而極乎天載之微妙夫如是則三百之繁言四始之宏綱小大兼舉矣夫子教人學詩近則在於牆面遠則使於四方要其指則曰可以興責其效則曰可以言嗚呼反之於身而可哉

大學古本私記序

大學古本自二程兄弟所更既不同朱子考訂又異學者尊用雖久而元明以來諸儒謹守朱說者皆不能允於心而重有纂置爲異論者又無足述也愚思朱子所補致知格物一傳耳然而誠意致知正心誠意其關自若也其誠意傳文釋體迥然與前後諸章別來學者之疑有由然已餘姚王氏古本之復其號則善而說義乖異曾不如守舊者之安欲爲殘經徵信不亦難乎夫程朱之學得其大者以爲孔孟之傳蓋定論也程子之說格物朱子之說誠意聖者復起不能易焉而餘姚皆反之編簡末事又何足以云文章制度今古異裁以晚近體讀古書則往往多失何則其詳略輕重離合整散不可以行墨求而必深探其本指者古人之書也大學之宗歸於誠意格物明善者其開端擇術事耳朱子亦既言之而不能無疑於離合整散之間是以有所更緝今但不區經傳通貫讀之則舊本完成無所謂缺

亂者若大義一惟程朱是據汙不至阿其所好或以爲習心入之先者不知言者也

中庸章段序

中庸之旨朱子推本於唐虞之相傳者至矣又攷之湯誥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衷者中也恆者常也中而有常蓋上帝所降之命而民順之以爲性者也周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則亦中也彝亦常也此詩言性命之理與堯湯同歸者也惟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有常而不變故其發見于事物流行于日用者莫不肖其本然之故因性之中也故道亦中而無高遠難行之事也因性之常也故道亦常而無新異可喜之迹也聖人之教所以建人極而萬世不能易者豈不本于是哉子思子作書之意蓋預知夫異端之說將起而性道之正將離也故一傳爲孟子遂顯揭仁義之言以與楊墨告子相觝然猶不能遏其衝迄于周衰諸子藉亂至漢晉以後而佛老迭爲性命之宗求道者舍是莫適矣程朱二子生於千數百年之後蹦中庸之庭而入其室於是二氏之道寢息而孔子之道漸著蓋孟子拯之未亡之前而程朱存之已壞之後以三子之爲功大益知子思子之爲慮深也二程于中庸未成書然朱子之道卽二程之道也首章之義是朱子所以繼絕學承聖統者學者于此有以得其源流指趣則列聖之傳可識而於全篇之理亦思過半矣地讀章句五十年然後能明首章之說覆觀近代講解之所由誤蓋自宋元之閒而已失之是則七十子未終而大義乖道之難明易晦也如此哉是編也於章段離合之閒雖頗有所連斷然其義所自來則皆竊取朱子平生之

意深於此者或能諒焉惟其學之不逮行之不修恐不足發明先哲之緒餘於萬一此則私心之所愧懼也夫

初夏錄

## 大學篇

大學一書古人之學的至宋程朱始表明尊行之然因明道伊川紫陽三夫子各有更定故羣議至今未息方遜志采元儒之論以知止兩節合下聽訟一節爲釋格物致知之義而去朱子補傳謂傳原未失而錯經文之中不必補也蔡虛齋林次崖是之而又升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王姚江則俱非之而有古本之復姚江之言曰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愚謂王氏此言雖曾思復生必有取焉然他言說不能發明此指而多爲淆亂其言明德新民也則以親民爲明德功夫其言致知誠意也則以格物爲誠意功夫夫以格物爲誠意功夫似乎未悖也然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謬矣其謬之謬者曰無惡無善心之體此則於聖門傳授全失宜乎其學大弊而不可支也愚謂大學初無經傳乃一篇首尾文字如中庸之比耳明德三言者古人爲學綱領也知止一條者古人功夫次第也知止與下知至不同蓋知所望慕歸向而已所引孔子人不如鳥之歎可知知止者開端淺切之事也知止則志有定向所謂立志以端其本至於能靜則心不爲物動能安則心不爲物危此則又有以繼其志而持乎其志也能慮卽下之格物致知能得卽下之誠意而有以得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實也此兩節自小學入大學之規模節次一書之指要也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自此以下所援引皆古本次序以能慮言也

繼小學有事故知止定靜不詳凡物則有本末矣凡事則有終始矣循其本末終始而先後之此大學之道也然必於本末終始而知所先後乃可以近道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自國而遡先之至於誠意而尤在於究極事物以致其知正以物格知至然後能誠意以正心修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治也何謂知至知本之謂也蓋家國天下末也身者本也天子有天下等而下之雖庶人亦有家本亂則末亂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能知乎此之謂知本能知乎此之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以能得言也自曾子所受於夫子而傳之子思孟子者一誠而已大學自均平齊治本之誠意猶中庸孟子自治民獲上順親信友本之誠身也誠則有以成己有以成物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在我所謂明善格物蓋所以啟思誠之端而非思誠以外事也誠身者統言之也自此心之存之發至一言一事皆必致其實焉之謂也誠意者誠身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心主於爲善然而存之不固發之不果不確是無實也欲善者本心之明今而無實非自欺而何原其所以如此者蓋以意藏於內其實不實己所獨知非人之所及檢是以每陷於自欺之域而不顧惟君子愼獨以誠意誠意則心正身修而明德明矣故曰德潤身心廣體胖也夫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引淇澳以證其表裏之符暉光之盛感人之深終之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皆總之矣自明者以誠明之也新民者以誠新之也仁敬孝慈信各止其所以誠止之也以其分有明德新民之殊而貫之者一誠而已無訟民之新也使民無訟明明德於天下之極也

無情不盡其辭蓋民不自欺大畏厥志則民自有指視之嚴而謹其獨也誠之效至於如此故復結以知本與上章相應不曰務本而曰知本者蓋知本而後能務之此欲誠其意所以先致其知也自釋正心修身以至終篇不過著其展轉相關之效以見一誠之盡乎修己治人之要而已喜怒哀樂之不得其正與夫心不在者不誠也好惡之辟亦不誠也所令反其所好以及好惡拂人之性亦不誠也語其功之不可闕則自身家而國天下蓋有言行坊表之著紀綱法度之施然非誠則無所以行之故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王道本於誠意也或曰子之說於經意似矣然程朱以窮理言格物致知蓋其重也今第以知本當之可乎曰夫窮理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理窮致知而至於知本然後知至者全體大用無不明今第曰近道而已何也曰小知則已近大知則彌近知之至則將與道爲一矣朱子所言極至之地經文所言入德之初也曰知性明善之云與此合乎曰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猶人之性人之性猶我之性知其性善之同而盡之之本在我此所以爲知本也曰朱子謂正心修身自有功夫而今但以誠意概之可乎曰不獨身心家國天下亦可以誠意概之矣若其功之不可闕者則前既言之也大抵此篇誠意如中庸之戒懼慎獨也正心如中庸之致中和也戒懼慎獨卽所以致其中和然朱子又有彌約彌精之云移之以說此篇則不以枝離爲朱子病矣曰中庸之謹獨則大學之誠意事也子於此又連戒懼說之何與曰凡言誠者皆兼乎存誠立誠之兩端夫學豈有無敬之義哉朱子補言敬字蓋以此也曰經文不言而待朱子言

之何也曰知止而定靜安卽其事也貫乎知行而無不在奚謂其不言也曰異於朱子章次奈何曰章次異矣而義不異而文同於古疑朱子未之棄也且使姚江之徒無所容其喙焉

中庸篇

中庸一書之旨括於首章以後申說其義而已性道教三者學之本也戒懼謹獨敬義夾持之事學之要也喜怒哀樂中和之感位育之應明性之不能不乘于情以見戒懼愼獨之不可已而因極其效也兩引中庸之云見作書篇之指道之不行至問强申天命之性也性發於氣質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分必如大舜顏淵及夫子之告子路者然後三德備而天命全矣素隱至鬼神申率性之道也道薄於衰晚而有素隱行怪者有半塗而廢者必知道之費而隱而不離乎子臣弟友之間且存於己無



與於人而不害其反身修德之實然後知循序以達於高遠之域而確然無惑於幽隱之際矣舜文武周公申修道之教也數聖人者皆自爲人子爲人臣爲人弟而充之至於誠神受命事天饗帝爲法當時可傳後世立教之極也問政章乃夫子告君之言傳心之典曾子子思孟子轉相付授蓋中庸之書所緣以作者故以繼舜文武周公之後而爲一書之樞要達德者天命之性也達道者率性之道也九經者修道之教也誠明者中和之德也事於性者誠則明矣無體之非用也所以貴於誠也事於教者明則誠矣無用之非體也所以貴於明也惟天下至誠至純亦不已言誠之極至申致中也大哉聖人之道至有譽天下言明之極至申致和也體天地萬物之性於身者誠之至也致曲而能誠者其次也知幾如神性之體也一始終之運不二

不息以盡其性則文王之德之純也體天地萬物之性而能盡事理精微之極者聖人也尊德性而能道問學者君子也明哲保身道之用也通古今之宜知天知人以善其道則仲尼之教之盛也仲尼以下又總以夫子建中和之極而由明以歸誠小德明也和也大德誠也中也至聖申前聖人也博博淵泉而時出者川流也中節也莫不敬信悅和之至也聲名尊親無斁無惡而有譽於天下者也至誠申前至誠也經綸立本知化而不倚者敦化也中也肫肫淵淵浩浩未發氣象也達乎天德純亦不已於維天之命者也申明首章之旨至此盡矣卒章自下學立心推而及於上達之至蓋與首章相發而以一誠盡中庸之道也立爲已之心以知遠近微顯之幾者誠明也由知幾謹獨而入敬信篤恭之域者明誠也闇然無色也淡無臭也與無聲無臭之體其原一也誠者實也在事之謂道在心之謂性在上天之載之謂命實理自然無聲色臭味之可翫此所以爲中庸也基之以務實之心終之以篤敬之德此誠所以爲聖人之本而體合乎無極之眞也故曰至矣

中庸戒懼慎獨自來通言之雖程子猶然朱子以爲涵養省察而今又以敬義說之何與曰涵養省察之要者敬義也敬義乃朱子文集中庸首章說之語非吾之言也敬生於耳目形神之交故言覩聞者知其爲說敬也義存乎立心行事之實故言隱微顯見者知其爲說義也朱子曰不覩聞已所不覩聞也隱微人所不覩聞也則二義有感應之不同固不可混而一又敬之道通於無感慥焉息之而天命不行矣故以須臾言之而極之於不覩聞之域辨義者始於幾微之動苟焉恕之則自欺矣故

以隱微言之而謹之於獨知之際察乎表裏動靜之分則知朱子之言之審矣況中庸自忠恕誠明以及尊德性道問學川流敦化體用互發一篇之中累反覆焉而要之不離乎中和二者而已中卽直內之謂也和卽方外之謂也敬立故內直義形故外方苟非二者夾持則德孤而道小又何以致於位育之盛乎自及門如勉齋黃氏乃謂首章功夫止於持敬及下智仁勇之德方以知行之學言之自時以來宗此以爲說者多矣至于言敬而無別則以兩節分屬動靜又或覺其非朱子之意則以上節爲通動靜而下節爲靜之終動之始不知知行之學所謂謹獨者皆已盡之而持敬之功蓋舉靜以該動集義之要亦以徵而包顯也文集既以敬義爲言而語類又云大本須涵養中節則用窮理之功可見戒懼是敬而謹獨則已兼乎知行勉齋黃氏之說非也章句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可見敬貫動靜而義該顯微虛齋次崖說亦皆非也但本文是言敬義之功之密故皆自外而內曰不覩聞曰獨章句將言其直內方外之效以合於未發已發之意故一則自外而內一則自內而外蓋至靜之中卽大本之所以立而應物之際卽達道之所以行矣此條注史氏伯璿所疏蔡虛齋所解及王姚江所疑俱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非是兩時事且如應酬一人處置一事以至一坐立言動之微皆須心存在此此直內也其所以應之處之之宜與夫動容周旋之則務盡道理是方外也有以敬義分屬動靜及平日與臨事者皆易於錯說蓋平時日用食息起居之際則敬德之容表著而義爲之隱及乎邪正是非之關利害

成敗之項則又見其大義昭灼而徒敬不足以言之所謂平日臨事者各就敬義之盛言之而二者初不可以孤行也動靜之說抑復不同平日則已該動靜而言之臨事又指動時事幾之大者言之動無大小皆有義焉惟塵焉無感忘念之須臾未有理義之迹而心之主宰至此不墮故又或以動靜言敬義亦所謂指其盛者類爾

朱子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昧紛擾而無以察理義之歸力行不以敬則頹墮放肆而無以踐理義之實然則敬與知行混而爲一蓋可見矣其曰昏昧曰頹墮以靜之時言也曰紛擾曰放肆以動之時言也則敬貫乎動靜而知行亦通乎動靜又可見矣蓋方其靜之中雖未有致知之事而炯然常覺者即知之體雖未有力行之迹而肅然就檢者即行之基也大抵敬義知行如目視足履一時並用有此則有彼初無獨任之時敬雖稍先於義知雖稍先於行然正如目之於足幾微毫髮之間耳今執儒先之論其在於所盛所主者而割截疆界玩愒日時致有放神冥寂以爲敬空言講論以爲知之失則已誤矣

## 孟子篇

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所爭者心之生與熄爾告子之心以熄而不動以熄而不動故雖根心而發之言與志爲用之氣皆以爲無與於心也孟子之心則以生而不動以生而不動則言心之聲也氣志之用也孰者而非心乎哉所以然者告子之於心逆而制之也孟子之於心順而充之也逆而制之者以本有之義爲外而不事且速其不動而助之長也順而充之者有事於本有之義至於久而自然不動也蓋義理者心之所

固有而心能生之物也心固生物然不以其所固有者而充之長之未有能生者也告子孟子之學原於見性之殊而究於事心之異謂性無仁義故外義則失其所以爲心而何有於言與氣惟知性者則操存吾仁義之心而言者道之所寓也氣者理之所乘也無非心也故不得而棄之也然告子之心所以亦至於不動者極其强制之效而泊然無所思寂然無所起所謂以熄而不動者也孟子之所謂助長也彼自謂得心之本然窮心之至妙而聖賢視之其心已枯絶灰滅而不足用非復本然理義生生之心矣豈不反以害乎心哉聖賢之心周流乎事物其於不動非意之也理義充于心而沛然其無所疑浩然其無所畏即欲以事物搖惑之而不能故見爲不動焉耳爲告子之心者不得不外乎言與氣也外義故也爲孟子之心者不得不兼乎言與氣也集義故也然則言亦氣也何以別乎曰載心而行者之謂氣言之在氣尤其精者也精故不混於氣而與氣並論且特論之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於已之言然於人之言亦然如是則無以知人詖淫邪遁之言而已且爲蔽陷離窮之心而已且爲詖淫邪遁之言無以知人蔽陷離窮之心發而害政害事無義可知矣於是而責之以養吾浩然之氣以得其所謂心豈不遠哉是氣也賁育黝舍亦有之何也曰誠如賁育黝舍之氣則告子之賤之者是矣而非所謂吾浩然之氣也是故不動心一也知氣而不知心者黝舍賁育是也知心而不知氣者告子是也心與氣合氣與心合者曾子孟子是也所以然者以本然之理義養之無氣之非心也夫志氣者合之斯爲一析之斯爲二孟子志氣之辨蓋爲告子言之也

象山姚江之譏朱子動曰義襲而取想告子之於孟子亦然故孟子說之曰吾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者告子意謂義襲而取者外義也不知義者也不知義故不知言而不能集義以養氣皆一事之病耳然告子意中疑儒者以義襲取氣非謂襲取義也告子意中如此而孟子解之非告子襲取而孟子非之也象山姚江以孟子譏告子襲取於本指既乖矣又曰襲義則文意復反是兩失也夫告子之外義蓋外之而不求非求而乃之於外今以錯說而因以朱子爲告子義外之學是徒以自證其遺棄禮義之偏而果域於告子之域也然陸王謂朱子襲義告子疑孟子襲氣意雖不同而適相發蓋告子謂氣爲襲取於外者正其謂義爲襲取於外者孟子直究根源不復指其暴氣之非而斥其外義之謬也

心者本體之妙也氣者所乘之機也心之生理乘於氣猶苗之生氣乘於土告子守其虛寂之心而猶以之自妙正如宋人指其枯槁之苗而猶以之自功蓋其以滅爲生以槁爲長以無事爲必以忘爲助眞後世釋氏之學之比豈知心離於氣而生理絕苗離於土而生氣熄矣向來謂無事而忘者一病也正而助者又一病也

七篇所言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操存涵養之要也而以爲多於發用畧於本體何也曰凡此篇所謂心者皆仁義之心爾故曰放其良心曰失其本心也良心也本心也卽仁義之心也仁義之心放失之後追求復之是之謂求其放心非體驗無以發其端非充廣無以盡其實非操存涵養亦無以爲體驗充廣之地也操存涵養體驗充廣皆學問之道皆所以求

其已放仁義之心而已夫豈以求放心者爲以操存涵養言然後由此以進於學問之道哉且孟子所謂操則存者卽求放心之說其意皆兼乎敬義之兩端存養亦孟子之言其意亦猶是耳朱門曰操存曰存養者往往借之以對省察克治之目殆斷章之取而非孟氏之本意也然則明道之言非歟曰明道之意蓋謂學而能得其本心然後日充月明上達而不可禦其與伊川之言一而已矣若援以合於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則於思孟全書之指殆弗深考者耳

清儒學案卷四十終

# 清儒學案卷四十一

天津徐世昌

## 安溪學案下

### 尊朱要旨

#### 理氣

氣也者何也陰陽動靜明晦出入浮沈升降清濁融結盈乎天地之間而殽以降命曰離是而有理焉孰從而證諸夫陰陽動靜振古而然也至於今不異也出入明晦振古而然也至於今不異也浮沈升降清濁融結振古而然也至於今不異也不異之爲常有常之爲當然當然之爲自然自然之爲其所以然是故皐陶謂之天伊尹謂之命劉子謂之天地之中孔子謂之道謂之太極程子朱子謂之理程子之論道器也曰道上器下然

器亦道也道亦器也朱子之論理氣也曰理先氣後然理卽氣也氣卽理也是二說者果同乎異乎今於程說則闕之於朱說則疑之其疑之何據曰理氣一物也而朱子二焉一物也且斥之曰是不明理者也且泝而上之曰是出於濂溪蓋太極無極之誤實啟之者也爲此言者蓋江右整菴羅氏羅氏之學自以爲宋氏之粹與姚江異夫朱子而於理不明則餘奚取焉濂溪之無極旣非則餘奚善焉爲宋氏之學而前無周後無朱則於姚江奚尤焉盧齋蔡氏雖不敢訟言攻之而疑與羅氏同噫彼謂理氣有定質也先後有定時也然則孔子所謂上下有定位也耶彼以朱子所謂先後者介然有理介然有氣然則形而上下其亦道器相偶如天地陰陽之屬耶其固甚矣是故上下無位者也先後無時者也雖無位不得不有上下雖無時不得不有後先知此謂之知道明此謂之明理然則其蹊程說何也曰以其爲夫子之言也夫徒以言出夫子而不敢疑之也又烏能信

## 心性

主於天曰理也氣也主於人曰性也心也一也之二者之在天人又一也一則不離一而二則不雜詩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書曰道心惟微夫曰天事則陰陽化育具焉曰道心則是有心矣是氣也心也而以爲無聲臭焉微焉則理與性之不離於斯與不雜於斯與是心也又曰人心惟危果心之卽性則何危之有與卽心卽性異氏之言也後之君子或述焉始於陸盛於王整菴羅氏旣誹理氣之說則與心性而混之其於陸王也抱薪而救焉愚乃以孔孟之言折之孔子所謂仁者人也心性之合

也孟子所謂仁人心也心性之合也然且有不仁之人有不仁之心是心不與性合也心不與性合而曰卽心卽性可與不可與是知孔子所謂人者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非謂人爲仁也孟子所謂心者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非謂心爲性也或曰姚江之說謂心自仁心自義心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其不然者非本心也以是謂卽心卽性殆可與曰其言似其意非矣不曰仁義之心道心也其不然者人心之流也則心性之辨明矣彼麗於孔孟而爲是言也其意則謂心之體如是妙也故以覺爲道必以無爲宗以無爲宗者道亦無矣故無善無惡心之體姚江晚年之說也其異於孔孟之旨又奚匿焉

## 氣質一

知心性之說則知天命氣質之說何以故曰知人則知天夫性無不善而及夫心焉則過也不及也雜糅不齊於是乎善惡生焉天命無不善而及夫氣焉則過也不及也雜糅不齊於是乎善惡生焉或曰無理則無氣過也不及也雜糅不齊也亦理也舉歸之氣者何居曰理統其全氣據其偏全乎理者中氣也過乎中不及乎中則謂之偏氣雜糅不齊之氣而理不受焉理者當然也過焉不及焉可謂之當然乎否乎當然者常然也過焉不及焉可謂之常然乎否乎喻諸五行焉有火有水有金有木不相無之謂理然且有偏火之氣偏水之氣偏金之氣偏木之氣氣之偏者亦理也而非理之全也喻諸五常焉有仁有義有信有智不相無之謂性然且有偏義之心偏仁之心偏信之心偏智之心心之偏者亦性也而非性之正也凡正理正性者樂

而不厭久而無弊今使天之五行偏則萬物死矣人之五性偏則萬事隳矣其使萬物死萬事隳非理性本然也氣之偏者爲之也理則全而不偏惟中者近之故論道者貴中

氣質二

過乎中不及乎中則謂之偏氣謂之雜糅不齊之氣然又有昏然而無類泯然而俱失偏於仁則無義是物也無義矣且無仁偏於信則無智是物也無智矣且無信若是者何氣與過不及之說不得而名之豈又有無理之氣與曰否氣之推移有中偏故有精粗有粹駁夫非無仁也得仁之偏者也仁之駁者也則不知其爲仁也夫非無義也得義之偏者也義之粗者也則不知其爲義也中則合仁與義抑且粹然仁矣粹然義矣降而中人焉偏於仁不足於義非仁之至也偏於義不足與仁非義之至也降而庸惡焉豈無所謂愛不得謂之仁是無義也并與仁而失之者也豈無所謂果不得謂之義是無仁也并與義而失之者也降而禽獸焉豈能無所貪而去仁也遠矣豈能無所決而去義也遠矣夫愚前者之說舉中人而止者也未及乎所謂庸惡禽獸也庸惡禽獸蓋氣之愈偏焉愈粗焉愈駁焉故昏然而無類泯然而俱失比而觀之皆所謂雜糅不齊之氣夫以過不及名之烏乎不可哉

氣質三

或曰氣則既偏矣於性善乎何有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雖其偏之極矣而理未始不全賦焉而性未始不全具焉特其掩於氣之偏故微而不能自達或感而動或學而明或困而覺然後微渺之端緒可得而見焉要皆其所本有而非其所本無也向

者鬱抑蒙覆於勝負屈伸之勢然昭之可以明廓之可以大何則其根在焉加以雨露糞壤可以繁陰矣其火宿焉動之以薪草可以燎原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交陰陽之會五行之秀氣也中之謂也若物則不然得氣之偏者甚矣甚則缺於理而蔽於性間有不可殄滅者千之一焉雖然其偏不能自反者人則制之其美不能自達者人則遂之收其利遠其害於以當理而若性一也是故孟子所謂性以其分之殊者言之其難告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中庸所謂性以其理之一者言之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又曰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贊化育而與天地參矣

智仁勇

陰陽之氣有中偏故有虧全陽有精粗故有清濁陰有粹駁故有邪正有精之精者精之粗者粹之粹者粹之駁者有多寡也故又有厚薄虧全者全體之中偏也清濁邪正一體之中偏也厚薄中者之中偏也其生人物也得其清濁之爲明昏得其邪正之爲美惡得其厚薄之爲强弱得其虧全之爲畸行完德明之謂智昏之謂愚美之謂仁惡之謂暴强之謂勇弱之謂柔畸行之謂材完德之謂聖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陰陽全體目之曰道流行者不偏故言善也賦予者雜糅故言性也仁得陰之粹智得陽之精凡民蠢蠢粗而且駁君子大中之道宜乎鮮也中庸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民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亦此意也或曰中

庸智仁勇與性之仁禮信義智同與否與曰言智則舉義言仁則舉禮得清之氣厚於知薄於行其於性也智義多而仁禮少得美之氣厚於行薄於知其於性也仁禮多而智義少理乘氣而運有陰陽其與氣而淸亦有陰陽得淸之氣體陽而用陰靜而明之理多得美之氣體陰而用陽動而正之理多理合而成道氣散而成質合而成道故完散而成質故離心於性氣於理天命氣質以是觀之

知行一

朱子之學曰知先行後何据曰非知之艱行之艱也博於文約之以禮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也智仁勇也擇善固執也知言養氣也始條理終條理也知天事天也皆其据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蓋陽先陰後陽知陰能陽爲神理爲心陰爲轍迹爲事四時之氣動於北生於東盛於南止於西然則人性之德動於智生於仁盛於禮止於義然則君子之學啟於智存於仁達於禮成於義知行之序性命之理不可易矣姚江王氏曰先行後知彼見聖賢之語志也語敬也皆在學問思辨之先矣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又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事愼言然後就有道而正焉又曰尊德性道問學又曰闇然日章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然後知遠之近風之自微之顯矣又曰學問之道無他先求其放心又曰涵養在敬進學在知之數者其亦先行後知之說乎夫無求安飽志之屬也弟子之職重威之容敬之屬也閒然爲己之心志之屬也尊德性收放心涵養其心敬之屬也志與敬之爲知行先也朱子言之矣

若夫行之不爲知先也非朱子之說羣聖賢之言也非羣聖賢之言性之德天地之理也志與敬其三德之勇乎五常之信乎四德之乾乎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又曰主於一而行於四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也

## 知行二

王氏之言致良知也謂專務體察乎身心性情之德志固無惡於天下今之君子奚病諸曰王說之病其源在心之卽理故其體察之也體察夫心之妙也不體察夫理之實也心之妙在於虛虛之極至於無故謂無善無惡心之本此其本旨也其所謂心自仁義心自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文之以孔孟之言非其本趣也是故遺書史略文字掃除記誦見聞以是爲非心爾非道爾夫書史文字記誦見聞不可去也書史文字無非道也記誦見聞無非心也古之人不曰觀理曰博文不曰求道曰格物博學然後篤志切問然後近思離經然後辨志敬業然後樂羣博習然後親師論學然後取友知類然後通達操縵然後安絃博依然後安詩雜服然後安禮內外無所擇本末無所棄苟曰徒爲博則違夫窮理求道而又奚擇焉奚棄焉王氏曰樹之初生刪其繁枝人之初學除其雜好夫謂無益之文章技藝豈直初學爾終身除可也非讀書窮理之謂吾聞種樹者刊其條傷其根其枝繁其根大學聞以養心不聞以害道孔子之學一則曰多聞多見再則曰多聞多見又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一以貫之而何害於道若種樹而必芟其枝者小芟而幹不大大芟而樹死望其修喬不可得也

## 立志

立志何也曰知行之總也立志然後可與共學致知然後可與適道躬行然後可與立知盡行至然後可與權志道故志立知深而德可據矣行成而仁可依矣知行皆化而藝可游矣學未有不自志始者也大學之教必視離經辨志然後敬業樂羣然後至於知類通達强立而不返孔子之聖自志學始然後立然後不惑知命然後耳順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也立志者播種也敬者灌溉培壅之喻也致知力行者謹察焉勤治焉稂莠萁稗無雜我種螟螣蟊賊無害我稼學不先於志猶無種也志立而不務知若苗之有莠恐其亂也知而不行若害吾苗者不能去也不始終之以敬若灌溉培壅之不加或槁焉或有苗而不碩也或曰子謂志於知行如三德之勇五常之信奚當焉曰志立則果志立則誠不果不入不誠不久故言立志不言立誠可也

## 主敬一

朱子曰知者學之始行者學之終主敬者學之所以成始成終或曰大學言格致知也誠正行也誠意正心何莫非敬而別敬於行何居曰敬者動容貌謹威儀正辭色斂心志必有事焉而在乎用其力不用其力之閒行則遷善也改過也誠意之屬也節欲也懲忿也正心之屬也用力之事也誠意正心莫非敬者以見敬之無乎不在而爲知行主若曰敬直行之事爾則是致知無敬也而可乎曰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皆行也不及知也中庸言戒懼慎獨皆行也不及知也何也曰敬以直內敬也義以方外者不精義而能方乎知行兼之矣戒慎恐懼敬也謹其獨者不知幾而能謹乎則知行又兼之矣是故有敬與行對而知在其中有敬與知對而行在其中敬與行

對而知在其中易之直內方外中庸戒懼謹獨是也敬與知對而行在其中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程子之涵養進學是已曰敬者合內外貫動靜是故動而覩聞敬也靜而不覩聞敬也動靜之閒所謂獨焉亦敬也子以謹獨爲行之事何與曰思而無邪敬之足矣非然者必察聖人之心敬之足矣非然者必治不察不治前此之敬有所不能守後此之敬有所不能施力行之功誠意而已矣誠意之要謹獨而已矣曰言知言行言敬聖賢之學恐不枝離若是奈何曰深耕而播之糞沃穗袞謂農好勞與基而搆之棟宇塗墍謂不如穴處者易與其名煩其事異至于艮稼安居一也中庸以智仁勇修身又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主敬之謂也夫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重威敬也固學知也存誠而擇友改過

行也是故非朱子之說孔子之說也曰中庸首章言戒懼後謹獨末章言內省後敬信何與曰此成始成終之說也首言戒懼後謹獨所謂敬以成始末言立心知幾內省以歸於敬所謂敬以成終中庸以敬舉兩端居其中者賢不肖智愚也智仁勇也擇善固執也至聖至誠也皆知也行也反覆於知行而始終之於敬朱子之學可不謂躡中庸之庭而入其室者與

## 主敬二

周子曰主靜程子曰主敬二賢之言孰爲全孰爲偏曰程子舉其全周子目其要乾之學也敬也故其象曰終日乾乾夕惕若艮之學也靜也故其象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夫動靜者時也流行者命也夙寤丕顯酬應羣物而無邪也嚮晦安身閉塞萬動而不息也推之作止由是推之語默由是推

之發慮息機由是是之謂居敬然陰陽相生以靜爲本故貞者事之幹艮者萬物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寒洿之極雨露之所施日夜之息云爲之所起易大傳曰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中發而中節謂和程子又曰不專一不能直遂不翕聚不能發散察於此二者可以明於乾艮之說矣察於此二者可以通於敬靜之旨矣雖然學何以主靜其必由敬乎靜非息滅之謂而虛明中正之謂虛明中正靜而覺也靜而覺故動而止靜而覺有動也動而止有靜也動靜互爲其根心之妙敬之符也不敬則昏昏則擾而無有乎理義之精不敬則墮墮則肆而無有乎理義之實昏且墮熄滅者乎無動者也擾且肆放逸者乎無靜者也神存則交神去則不交陰陽不測之謂神存神之謂敬故周子曰靜而無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靜神也又曰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又曰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又曰無欲故靜吁程門之言敬也亦如斯而已矣二子之學其何異之有

象數拾遺

河洛之出有先後其理則不以先後而間故圖之道數具乎易焉書之道數亦具乎易焉書之道數具乎範焉圖之道數亦具乎範焉

圖之左方陽內而陰外猶先天之左方也其右方陰內而陽外猶先天之右方也陽爲主於東北猶後天之東北也陰爲主於西南猶後天之西南也

先天陰陽也後天五行也陰陽先乾坤故書之上九者乾也下

一者坤也自乾而次八爲震次七爲坎次六爲艮自坤而次二爲巽次三爲離次四爲兌此先天之卦位也五行先水火故書之上九爲離火下一爲坎水自離火而生艮八之剛土自艮土而生兌七乾六之二金自坎水而生坤二之柔土自坤土而生震三巽四之二木此後天之卦位也其序則東北西南皆互其宅焉

書者參天兩地之數中五爲人位洪範之建皇極而參天貳地者理取諸此也圖者天奇地耦之數中宮爲太極太極之全體具於人矣洪範之效天法地而位乎其中者理亦備諸此也

書之五行逆而相克制而用之之法也洪範之於五行逆而制之者理取諸此也圖之五行順而相生因而敘之之道也洪範之於五行順而敘之者理亦備諸此也

圖之數以奇耦各相次爲始終書之數以奇耦各相乘爲始終故圖則陽數自北以終於西也陰數自南以終於東也書則陽數亦自北以終於西也陰數自南以終於西北也圖則有順而無逆書則陽順而陰逆圖之陰陽其長也皆順其消也皆逆書之陽其乘也順其除也逆陰其乘也逆其除也順

圖之一三七九也二四六八也皆順而數之也故曰河圖左行書之一六并而爲七也二七并而爲九也四九并而爲三也三八并而爲一也二九并而對一也四三并而對七也八一并而對九也六七并而對三也皆逆而數之也故曰洛書右行

河圖之本一繼以二三繼以四六繼以七八繼以九互爲內外迭爲賓主然於陰必反易之者陰陽同根而生造化之體也分方而治造化之用也

洛書之本一三九七位於四正二四八六位於四隅以參相乘以兩相加然於東北西南必反易之者陰順陽行造化之體也陽順陰逆造化之用也

先天之位乾與坤對坎與離對震與巽對艮與兌對故洛書八方皆以合數相對也後天之序木生火金生水惟水不能自生木其間有土焉火不能自生金其間亦有土焉是木金皆土所生故洛書四面皆以合數相生也

先天圖位天上地下日東月西不可易已山起西北澤注東南不獨九州爲然今自西北度垣山之綿亘未知所止也自東南浮海茫洋相因亦未知其所止也雲興東北則雨雷氣動而風從之也雲起西南則不雨風氣動而雷不應也皆自然之位也

先天之震巽其本位也後天之巽從震而動者也故東南風亦雨風非潤物者也而曰潤之以風雨蓋謂春風應乎陽氣者也後天艮在東北山脈所盡也兌在西方澤氣所鍾也澤氣所鍾故水源從此出

先天後天其乾坤南北交易先天著其體之常後天探其用之根也後天之乾不直居子而居亥者進而當絕續之交坤不直居午而居未者退而避止陽之位此不息之命所以流而承天之義所以著也乾坤既易故以其位居離坎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乾之用在離坤之用在坎也離坎既易故以其

位居震兌火之鬱雷則發之水之流澤則瀦之離之用在震坎之用在兌也震兌既易故以其位居艮巽雷動則山興雲澤積則氣生風震之用在艮兌之用在巽也艮巽以其位居乾坤者山者地之所以上交於天而蓄其氣風者天之所以下交於地而化其形故所在有山則氣聚萬物遇風而形化

風本天氣也天交於地故一陰潛伏而天氣噓焉則爲風山本地質也地交於天故一陽隆起而地氣升焉則爲山雷本火也上有重陰壓之則奮而爲雷澤本水也內有積陽驅之則散而爲澤觀卦畫皆可見矣天地水火四體也雷風山澤四用也後天卦震與離兌與坎相次於四正乾與艮巽與坤相次於四維者以此

天主日地主水猶人之主精神氣血也天與火爲同地與水爲比雷電合而章澤中有水故先後天四位者可以互換若夫雷之應也以風而艮居之澤之感也以山而巽居之風實天氣而坤居之山實地質而乾居之此則至理不可不察也山含澤故能蓄洩而雷之氣自此應焉風助雷故能吹噓而澤之潤自此行焉故近山者多雷近海者多風周官東則景夕多風西則景朝多陰者此也天氣至剛近地則柔而物孚化焉則風反爲地之橐籥地質至柔接天則剛而氣升降焉則山反爲天之鍵藏洪範以風屬土古人登山而升中者此也是以後天之卦錯居先天之位而各得其所

水潰土則舒其浮華所以生木也火爍土則縮其精實所以生金也若木然而火發金潤而水出則皆未有以見夫土之功又播五行於四時而觀之木温火熱陽勝陰也金涼水寒陰勝陽

也土爲和氣陰陽之中也一歲之序陰長而已過於半陽長而未及於半是陰勝陽也爲秋爲冬以配金水陽長而已過於半陰長而未及於半是陽勝陰也爲春爲夏以配木火惟冬春秋夏之交陰陽消長方平易所謂泰否之卦也是陰陽之中故以配土呂氏之中央也則缺其一焉京氏之四季也則多其二焉故言五行之義者亦莫精於後天也

論後天自然之序則震坎艮乾宜居北東者也巽離兌坤宜居南西者也長少既敍而乾生坤成不亦善乎然而震必與乾易兌必與坤易則造化之妙也乾居東方始矣而非大始也以終爲始如圜之無端然後謂之大始坤居西方成矣而非作成也當一歲之中致養之勞盡焉然後謂之作成且亥月則雷氣未動也未月則澤氣未充也何能使造化功用各得其所

人知天心之動爲化之初也不知寂然不動沖漠無朕爲命之續也聖人所以希天者此爾賢人所以希聖未達一息者此爾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吾於其圖位見之矣然猶曰戰乎乾是故聖人不廢克己之功己盡無我然後能與天地相似也艮德最近乾以其靜而無我也巽德最近坤以能制其伏陰而皆順乎剛也是故先天艮巽之位後天乾坤居之

艮德最近乾然所以靜而無我者震之動坎之習險先之矣故巽德最近坤然所以動而及物者離曰戰乎乾又曰自強不息之明兌之說終之矣故曰萬物皆致養焉又曰含萬物而化光震之次離兌陽娶妻也巽之次坎艮陰生子也娶妻則成乎父道故受之乾焉生子則成乎母道故受之坤焉是先天之序也有長男則有長女之配故震巽居先諸娣從之故受之離有嫡

有娣母道具矣故受之坤餘則妾御之流也故受之兌由是則有繼嗣而成乎父道故受之乾坎艮子之末長者長則又爲震而當室矣是後天之序也

天尊地卑君相之位也日東月西卿士師尹之職綱紀朝政者也雷風山澤宜播號令承導德施以鎮奠方隅岳牧之任也是先天之位也君居無爲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臣則致役爲君養萬物焉震巽者承其命令於先離兌者竭其功施於繼坎艮者告其成事於終是後天之位也是故圖象設而彝倫攸斁矣

乾爲首五官之所宗也坤爲腹四體之所會也震爲足陽之所以動也巽爲股陰之所以伏也坎爲耳內光也聰之所以載離爲目外光也魂之所以營艮爲手次於震之陽動而不離其處者也兌爲口次於巽之陰欲而著見於外者也養身者導陽自震艮始故手持足行則欲其靜也頭容直體容端端然後天地位焉視思明聽思聰是以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圓者天體方者地體凡物有端圓則無端故曰不可爲首也其義必用九者圓之根在心以坤之二而翕者取之也故曰乾元用九知乾元无首則知所謂心之妙矣凡物方則止故曰有終其義必用六者方之根在角以乾之一而直者取之也故曰直以方也知直方則知所謂德之隅矣凡圓者最大方者次之故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然至於積方則亦大矣故曰直方大

一成點二成線三始成面而推之形體亦無所不通者矣

一一爲一不可分也故其形圓而爲天二二爲四其分明矣故

其形方而爲地又爲三角於圓中以參天爲斜弦於方中以兩地故一四者天地之體參兩者天地之用也

置百數於此洛書之九與一對八與二對七與三對六與四對五無對而自相對蓋開方之原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蓋自一至五衍之爲五十五除天一地二爲數之始不衍衍三四五之數則五十也三衍爲句四衍爲股五衍爲絃三數之併又不能成方故其用四十有九四十有九者七之衍七者三四之合也三四者句股之率故亦爲方圓之率凡圓之內外生方及方之內外生圓其積常圓四而方三故四十有九之積方也內含圓積三十有八半方得十四圓得十一也又內含方積二十有四半圓得十一方得七也

三者圓天數也四者方地數也五者參兩之合人數也七者三四之合亦人數也

以圖書言之五居中五之中心一數也以大衍言之中心一數亦中之中也蓋圖書大衍皆有奇數奇數必居中故圖書之中一人位也大衍之中一亦人位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成位乎其中矣書曰建用皇極易又曰卦一以象三皆此理也

卦一象三而又與扐合以象閏何也曰象兩象三一義也象時象閏又一義也以象兩象三而推其後則揲四歸奇當爲萬物之變化以象時象閏而原其始則分二卦一當爲歲積之起端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此以往巧曆不能窮此一義也又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又一義

也聖人各舉以包兩義耳唐一行曰人處天地之中以閱盈虛之變是欲參合二說則非也如其下文既以策當期日又以策當物數豈亦可合爲一說乎

一行大衍厤與孔子之意頗異大略蓋以分二象二氣也卦一象閏分也揲四象一月四弦也至於左右扐餘則又不以象閏此其所以異也後人因之謂特初變掛一象閏而二三變有扐無卦當無閏之歲故曰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細尋理法亦甚疏闊蓋其以一策當一月之實弦則不及七日半而卦一之閏分十一日有餘則溢於策數之外矣掛一之分十一日有餘僅初歲之積耳而遽以當有閏之歲則又未成乎一月矣閏數出於四時之餘今言卦一於揲四之先則又失厤法之序矣是不惟非經意而其言自不密與劉歆三統律厤皆傅會之論也

今變一行之說而通之曰分二者分一歲爲二也覺成數之有餘而先除之則卦一者象氣盈者也以每月四平弦計之每弦整七日半則揲四者象四時十二月者也合氣盈與月朔之虛以積閏歸卦一之奇於餘扐以求爻故合卦與扐皆象閏者也今厤日用九十六刻蓋得易之眞數八卦六爻互相乘之數也以十二辰爲節晝之極無過七分夜之極無過七分天地之中陰陽之正也過此則爲天地之外域陰陽之偏氣故先天圖自復而反推其積數陰七分陽五分自姤而反推其積數陽七分陰五分二至晝夜之極也自同人臨之閒比遯之閒而反推其積數陰陽各六分二分晝夜之平也

文集

洪範說序

洪範之書文雖少而與四聖之易並傳先儒釋洪範爲大法意顧命所謂大訓與河圖俱陳者卽此是也然則尙矣聖人所言天道王事豈有加乎此哉更越秦漢其義未章故劉歆班固但據以道災祥而已近世稍覺其陋自宋王荆國曾子固蘇明允皆有書其後蔡氏以師門之學傳之然猶未盡也地自始讀而切疑之中間嘗以意爲之說而翫心未熟信疑參半繼讀西山眞先生衍義其解文意乃與鄙說同然後怡然理順有實獲我心之歎顧其於經意則旣得矣至推本於洛書之出暨夫九疇生數與易卦同異之根則有先生所未發者其他繁文細義前輩亦多疏闊自念用心之勤旣歷三紀舊草在笥不忍棄也庚辰歲曾付刻於保定署中不敢多以示人逢同志者時出就正而已旣又覺其詞句漫漶非解經之體又九疇目中分別禹箕



亦未審當開以暇日稍就增削依文訓釋蓋欲庶幾於平實簡質而病未能也帙成仍幷舊稿存之嗚呼先聖之所以咨嗟而訪反覆而陳者其微旨豈易窺哉亦以寓吾鑽仰沒身之志云爾

## 禮記纂編序

禮有經有傳儀禮禮之經也禮記禮之傳也凡文武周公之道其未墜於地者在於斯然儀禮缺而弗全禮記完而無序學者病之久矣是記之興其於漢之中世戴氏兄弟掇拾蒐補於煨燼之餘戴聖所得凡八十餘篇中間雜以秦漢之言其弟損益之又加粹焉則駁駁乎孔門之咳唾珠璣矣然皆不能以皆醇也予嘗讀斯篇病其繁且亂記識之難熟講貫之弗理也爲之約而序之溫習之便云爾夫古者小學之教成人之始故先之

曲禮少儀內則三篇人道莫首於冠昏故冠義昏義次之愼終追遠民行之大故喪祭又次之言喪者凡八篇而檀弓曾子問雜記附焉言祭者凡三篇而郊特牲附焉由是而達於鄉黨州閭則鄉飲酒投壺射義次之由是而達於朝廷邦國則大傳明堂位燕義聘義次之由是而周於衣冠冕珮之制與夫行禮之容儀則深衣玉藻又次之自曲禮至此爲禮記內篇禮運禮器以下學記樂記以上或通論禮意或泛設雜文或言君子成德之方或陳王者政教之務要於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廢所不講爲禮記外篇嗚呼三代以禮治天下如此其盛也雖當千百載之下湮滅斷爛之簡編厘有存者而宏經大要可考而知以正聖功以興太平取諸此焉足矣抑予所易者篇次耳居嘗以戴氏之篇既非周魯之舊當日採輯其於章句文義亦擇焉而弗精苟爲之詳論條理成一家言抑猶作者未竟之緒與予竊有志焉而非其任也

禮記考定篇目

曲禮　少儀　內則　冠義　昏義　喪大記
喪服小記　閒傳　問喪　服問　三年問
喪服四制　奔喪　檀弓　曾子問　雜記
祭法　祭義　祭統　郊特牲　鄉飲酒義
投壺　射義　大傳　明堂位　燕義　聘義
深衣　玉藻

右內篇目

禮運　禮器　經解　坊記　表記　儒行
緇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孔子閒居

文王世子　王制　月令　學記　樂記

右外篇目

附大戴記四篇

武王踐祚　曾子大孝

曾子疾病　曾子天圓

禮學四際約言序

古禮湮廢不可盡知又多不行于今世故其追而考之也難蓋儀禮缺而不完禮記亂而無序自朱子欲以經傳相從成爲禮書然猶苦於體大未究厥業然則後之欲爲斯學者不益難哉余姑擇其大者要者略依經傳之體別爲四際八篇以記禮之綱焉其詳且小則未暇也又采小學儀節於首附王政大法於後而通爲之序曰四際八編者何冠昏也喪祭也鄉射也朝聘



也易曰有天地萬物而後有男女夫婦有男女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上下君臣而禮義有所措也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有冠昏而夫婦別矣有喪祭而父子親矣有鄉射而長幼序矣有朝聘而君臣嚴矣夫婦別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長幼序長幼序而後君臣嚴由閨門而鄉黨由鄉黨而邦國朝廷蓋不可以一日廢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綱維五典根極五性通四時合五行本於陰陽而順乎天命有冠昏而夫婦別夫婦別然後智可求也有喪祭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仁可守也有鄉射而長幼序長幼序而後禮可行也有朝聘而君臣嚴君臣嚴而後義可正也先王之禮哀樂之情無不中慘舒之節無不得故紀綱人道之始終而天地和平四靈畢至學者學此者也灑掃進退而非粗也盡性至命而非遠也小學以始之

大學以終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是書也雖未能該先王之典庶幾求禮之門戶者得其端焉

麻象要書序

麻象一書自少小以好奇之心學之蓋久而茫然此學近無師授又尋未習爲方圓句曲乘除之算故其通也甚難七八年間來往心懷弗釋也乙巳之冬以書卷餘暇覆究斯學搜極繁亂摘厥窈微三月在空山之中遑有端序矣緬自羲軒迎策而此術與三代之衰機祥中廢故自秦以前如邇崑崙然聊以知其源派而已太初而降卓卓顯者將十有餘家中閒枝蔓米鹽人各自爲深博無涯涘此籌家之智數然取合天行沿革異同之大致又烏可以不考乎尋故纂諸家之要附以他書論之合者將以備一家言而猶有待焉茲編也其未詳未信者爾



卜書補義序

古者卜筮皆有書卜書非易也洪範曰卜五占用二陰陽之在易備矣惟五行之說則詳於卜書而其籍已廢昔者夫子贊易而八索祛卜之亡也其始於此與下及漢魏以來京焦管郭之流猶能明五行之學以推祥衍忒今其遺術往往有存者然體兆不傳故強附之於爻卦由是而蓍龜之法亂尋讀洪範周禮而有感焉博考諸書心知其意然而年世則已遼矣莫吾徵也發其序陳其槩遲好古者取裁焉使蓍龜之用不相涸則卜雖亡也猶存

附錄

先生初被擢官至京聖祖命奏進家居所著文字因彙其讀書筆錄及論學文字爲一卷敘而進之略曰古之言學者自說命

始其所謂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教學相長始終克念皆後世聰明才智之士所不屑道而彼以天縱之君帝賚之佐孳孳相勉若不及是以君則繼成湯嘉靖於殷國臣則與阿衡媲美於有商學之切於治道如此古今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爲不然夫溺於技藝滯於章句以華藻爲美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尚也若夫窮性命之原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旨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原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爲學之準也皇上生知乃復好古將聖而又多能非堯舜之道不陳於前非天人性命之書不游於意臣竊謂我皇上非漢唐以後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窮海末儒蔽於聰明局於聞見四十無聞沒身爲恥今太陽之下燭火益微抱卷趑趄隕越無地然臣之學則仰體皇上之學也近不背於程朱違不違於孔孟誦師說守章句佩服儒者屏棄異端則一卷之中或可見區區之志焉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於大猷臣雖無知或者依附末光補闕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

彭紹升撰行狀

先生入閣後奉敕纂周易折衷編訂朱子全書性理精義及發閫學易圖說樂律數表韻書等皆隨時討論引申發揮精義覆奏劄子具存集中

榕村全集

榕村全集冠以劄記諸種曰觀瀾錄曰經書筆記曰讀書筆錄曰春秋大義曰春秋隨筆曰尚書句讀曰周官筆記曰初夏錄曰魯朱要旨曰象數拾遺曰景行摘篇蓋所長在理學經術以學問勝不以詞華勝也

四庫全書提要

榕村語錄爲門人徐用錫及其孫清植所輯有自記者有子弟門人所記者冠以經書總論與論四書者爲八卷論易書詩三禮春秋孝經者爲九卷論六子諸儒諸子道統者爲三卷論史者爲一卷論歷代者爲一卷論學者爲二卷論性命理氣者爲二卷論治道者爲二卷論詩文者爲二卷而韻學附焉律呂算術皆所究心而是編一語不載殆以別爲專門爲儒者所當知而非儒者之所急歟抑或律呂惟授王蘭生算術惟授魏廷珍而清植等不及聞也（四庫全書提要）

語錄續編二十卷體例分類略仿前錄惟增本朝人物本朝時事二門居全書三分之一編中多羼入弟姪門人論說蓋非手定稾藏於家至光緒中安溪令黃家鼎略爲校正別錄副本始傳於世（黃家鼎序）

先生於當世人材賢不肖往往直言無隱江寧知府陳鵬年爲總督阿山所劾爲言其冤鵬年遂召入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遣大臣往訊獄久不決而詔罷噶禮復張伯行官先生有助焉桐城方苞坐戴名世南山集序論死聖祖一日言汪霧死無能古文者先生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已而苞得釋召入南書房護惜善類啟迪聖聰多此類也（行狀）

門下士楊名時陳鵬年冉覲祖蔡世遠並以德望重於時它如張昺張瑗惠士奇秦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亭陽之徒類有清節通經能文章故本朝諸名公稱善育材者必以先生爲首焉（行狀）

安溪家學

李先生鼎徵

李鼎徵字安卿文貞次弟舉人嘉魚令爲梅勿庵刻方程論於

泉州幾何補編成手爲謄寫彼教人見先生方程論序言西法不知有方程憤然而爭不知西術有借衰互徵而無盈縮方程同文算指中未嘗自諱先生蓋有版本參疇人傳

李先生光坡

李光坡字耜卿號茂叔文貞之弟諸生少受家學宗尚宋儒及鄉先正蒙引存疑諸書次第治十三經濂洛關閩書旁及子史質不甚敏以勤苦致熟論學主程朱論易主邵子兼取揚雄太玄發明性理以闡大義壯歲專意三禮以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幾絕儀禮尤世所罕習積四十年成周禮述注二十四卷儀禮述注十七卷禮記述注二十八卷以鄭康成爲主疏解簡明不蹈支離亦不侈奧博自成一家言家居不仕康熙四十五年入都省兄與文貞講貫著性論三篇辨論理氣先後動靜以訂近儒之差天性至孝父病灶香焚掌叩天以祈延壽病果愈舉孝廉方正有司將以應選會病卒年七十有三所著又有皋軒文編參史傳

附錄

周禮述注取注疏之文刪繁舉要以溯訓詁之源旁采諸家參以己意以闡制作之義於鄭賈名物度數之文多所刊削析理明通措詞簡要足爲初學之津梁榕村集中有周官筆記一卷皆標舉要義不以考證辨難爲長此書體例相近蓋家學如是

四庫全書提要

儀禮述注取鄭注賈疏總撮大義而節取其辭亦間取諸家異同之說附於其後如士冠禮母拜受子拜送謂母拜受乃受脯而非拜子其義最允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拜受乃

拜角非祖考先拜其子孫凡此之類皆可取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萬斯同據以爲嫂叔有服之證不取其說亦深有決擇同上

禮記述注自序云始讀陳氏集說疑其未盡及讀注疏又疑其未誠如序內稱鄭氏祖識孔氏惟鄭之從不載他說以爲可恨鄭氏祖識莫過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祖宗而孔氏正義皆取王鄭二說各爲臚列其他自五禮大者至零文單字備載衆詁在諸經注疏中最爲詳核何妄詆歟又禮器篇斥後代封禪爲鄭祖緯啟之秦皇漢武前鄭數百年亦鄭注啟之乎又多約注疏而成鮮有新意而指注疏爲舊說凡此之類抵冒前人即欺負後人何以示誠乎抑譏漢唐儒者說理如夢此程朱進人以知本吾儕非其分也今於禮運則輕其出於老氏樂記則少其言理而不及數其他多指爲漢儒之附會逐節不往復其文義通章不鉤貫其脈絡而訓禮運之本仁以聚亦曰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軌前人恐未能使退舍也其論可謂持是非之公心掃門戶之私見雖義取簡明不及鄭孔之賅博至其精要亦略備矣同上

李先生光塤

李光塤字廣卿文貞從弟好讀書嘗入高學山中結茅力學康熙辛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一統志八旗人物志纂修官乾隆元年進三年喪議出奏山東學政督言春秋四傳宜並習不宜獨宗胡傳四氏學宜偏習不得專習毛詩均得旨允行刊宋儒學要語以教士尋擢國子監司業充纂修三

禮官卒年六十九所著有考工發明黃庭二景互注瀋餘詩文集與弟光型齊名時稱二李著有二李經說參史傳

李先生光型

李光型字儀卿事父母以孝稱少與兄廣卿並受業於文貞先生研究性理尤得力於西銘雍正丙午舉人十一年以理學薦特賜進士出爲彰德府同知著農書輯要以敎民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尋擢刑部主事充三禮館律呂纂修官年七十九卒所著有易通正洪範解詩六義說文王世子解天問解趨庭錄臺灣私議崇雅堂文集參史傳

李先生鍾倫

李鍾倫字世得文貞子康熙癸酉舉人敏而好學少受三禮於叔父後從父京邸與宣城梅文鼎長洲何焯宿遷徐用錫河間王之鋐同縣陳萬策等互相討論其學具有本原著周禮訓纂二十一卷從梅氏摹麻算準其以赤道求黃道法作爲圖論又製器以象之未仕而卒參史傳杭世駿撰梅文鼎傳附錄

附錄

周禮訓纂自天官至秋官詳纂注疏加以訓義惟闕考工記不釋以河閒獻王所補非周公之古經也所釋得周官大義於名物度數不甚加意惟辨禘祫社稷學校諸篇皆考證詳核又如司馬法謂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據蔡氏說謂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今考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共百人又尉繚子伍制令軍中之制五人

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起於五人訖於百人蓋軍中之制自一乘起此皆一乘百人之明驗足徵其說之精核又明於推步之術訓大司徒士圭之法謂百六十餘里景已差一寸亦得諸實測非同講學家之空言也四庫全書提要

案文貞家學最盛次弟鼎徵字安卿從子天寵鍾僑鍾旺孫清植並見語錄中遺書卽清植所編刊也

安溪弟子

冉先生覲祖別見敬庵學案

陳先生鵬年別見敬庵學案

惠先生士奇別見研谿學案

楊先生名時別爲凝齋學案

莊先生亨陽別見凝齋學案

蔡先生世遠別爲梁村學案

何先生焯

何焯字屺瞻晚號茶仙長洲人先世會以義門旌取以名其書塾學者稱義門先生博學强識敦氣節善持論康熙二十四年拔貢時徐尚書乾學翁祭酒叔元方收召後進先生亦游其門而愼自持遇不韙且相諍因翁劾湯文正公上書與絕復以事干徐之怒潦倒場屋而名益重爲文貞所知康熙四十一年聖祖南巡駐涿州詢草澤遺才文貞以先生對召試命直南書房明年賜舉人會試不第復賜進士改庶吉士仍直南書房命侍讀皇八子允禩府邸兼武英殿纂修忌者滋多散館試下等再留教習三年連丁父母憂家居教授就舉業而引之儒術從游

甚衆五十二年再以文貞薦召赴闕仍直武英殿尋授編修逾年駕幸熱河有搆蜚語上聞及還京先生迎道左即命收繫悉籌錄其舍中書籍察勘無違悖語且得辭吳縣令餽金札橐上意解簡數條命內侍詣獄詰責各據實奏辯僅坐免官還其書仍直武英殿校書如故六十一年卒年六十有二上憫惜之復原官超贈侍讀學士賜金給符傳歸喪命有司存恤其孤先生蓄書數萬卷凡經傳子史詩文集雜說小學多參稽互證以得指歸於其眞僞是非疏密隱顯工拙源流皆各有題識如別黑白及刊本之譌闕同異字體之正俗亦分辨而補正之所著語古齋識小錄數册多刪取題識爲之繫獄時門人某妄意中有忌諱悉投諸火或傳其藏弆於家後竟無傳惟因學紀聞箋行於世先生歿後子弟門人搜求評校之書輯爲義門讀書記十



八種共五十六卷其文集十二卷家書四卷皆後所補輯者也

參沈彤撰行狀　方婺如撰墓志　義門讀書記　全祖望撰墓志　文集　全

讀書記

詩經

詩譜小大雅　班固古今人表於懿王堅注云穆王子詩作小顏釋之云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也是必魯詩相傳之語蓋不始於厲王矣

卷耳四章　云何吁矣言此臣方自云此何足煩君之憂念故君尤當念之也　爾雅注吁作盱爲勝

式微　黎爲衛之舄薇今爲狄人迫逐而衛不加存恤此他日狄難所由及也西伯戡黎而祖伊恐詩人錄之其以是夫　中露泥中自是無所覆庇辱在泥塗之意作二邑者無據當從朱

傳君亦當指衞君

桑中三章　庸與鄘同孟姜孟弋猶他國之女或係母族曰孟庸則吾國之世族固若是焉不亦甚乎　庸者以國爲姓不言孟姬而言孟庸則猶諱之也

載馳　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衞衞不與而嫁於許衞爲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身死可爲說此詩者廣異聞　襄七云考其時狄入衞在閔公二年冬此詩之四章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殆背冬涉春麥秋將至矣夫閱數月而救援不至則與國之充耳可知其與黎臣之言葛之誕節者何以異左氏於許穆夫人賦載馳之下卽係以齊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云云則是詩有以激之耳

采苓首章采苓采苓二句　古人苓與連通用以澤草而求之山巔豈可信哉枚乘七發蔓草芳苓曹植七啟寒芳苓之巢龜李善注並云古蓮字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徐廣云蓮一作領

七月七章亟其乘屋　箋云七月定星中　七當作十按定星中在小雪時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　月近刻作日非說見學齋佔畢及魏了翁正朔考

四章家伯冢宰　冢作維箋云冢宰掌邦之六典按先鄭注周禮以宰爲宰夫者得之若冢宰不應敍司徒下也

大東序　譚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去周京二千餘里錄東人之詩則天下無不困於勞役可知也箋謂言其政偏蓋未盡得其意

皇矣五章　楚辭惜誦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畔援之義蓋如之

江漢三章　曰至于南海則五嶺之外固嘗臣服建置于周矣東遷以後南風日競隔限不通史失其傳秦人夸詐遂謂蜀與越地皆至秦始開耳

泮水序　明其爲頌魯公也諸侯能究宣王化則頌魯卽所頌周焉耳其辭也繁與周頌之體異或追作于僖公之時歟若以爲頌僖公能修復泮宮則詩中未嘗一言及修復也

閟宮　魯不當立姜嫄之廟僖公又不得攘服楚之功如是而侈然頌之孔子奚取焉曰此頌之變也風有變風雅有變雅頌獨無變乎美盛德之形容而不誠錄其美卽寄其刺也若小悲者其亦周頌之變乎

八章居常與許箋周公有常邑許許田未聞也　作周公有嘗邑所由未聞也按此條廖本最善

前漢書

高帝紀六年西有濁河之限　晉灼注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按孟津不在齊界字有誤或是鬲津地理志平原郡有鬲縣平當以爲鬲津

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鄣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爲荊王　文穎注吳郡本會稽也當以會稽治吳故亦稱吳郡當班氏作書時亦未分也此正與下郯郡義同

七年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史記索隱曰以下謂柩已下於壙語尤分明足明三十六日自已葬之後矣　禮服不講乃有易月之謬說顏師古及劉貢父駁正者

是然大紅小紅當如應氏之說閻丘百詩云漢文此制行之三百七十年魏武帝始令葬畢便除無所爲三十六日之服者後又不知何代以三十六日爲除服期而不論葬與否唐玄肅二宗之喪又除三十六日爲二十七日則所謂以日易月者於是焉始（按玄肅二宗之喪爲二十七日見常袞議中）

武帝紀元光元年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按仲舒傳謂州郡舉茂材孝廉自仲舒發之而是年十月已有郡國各舉孝廉之令則仲舒對策當在元光之前此總舉得人之著者言之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是時刺史不常厥居至東漢始有治所顏注微誤劉昭續書郡國志注補謂傳車周流匪有定鎮者得之

元帝紀貢薛韋匡迭爲宰相　顏師古以爲韋賢按韋賢爲相在昭宣之際則此應謂其子玄成也

哀帝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漢制之失莫大于仕者不爲父母行服三年達禮于是焉廢其予寧者不過自卒至葬後三十六日而已哀帝既許博士弟子予寧三年何不推之既仕者乎至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臨朝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至建光三年安帝親政宦豎不便復議斷之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延熹二年復斷之若公卿則終漢之祚不議行三年喪也

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又均官都水兩長丞　都水屬太常治都以內之水故其官曰長山陵所在尤以流水爲急故太常有專責也

中尉秦官　至　更名執金吾　崔豹古今注曰金吾棒也以銅爲

之黃金塗兩末近代言金吾者祖之明人呼錦衣衛指揮使爲大金吾以所領官校御伏中持此云

越騎校尉掌越騎　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爲騎也晉灼曰取其材力超越也按騎非越人所長似晉說是不當如師古以下文胡騎比例也

食貨志益廣開置左右輔　當從平準書作益廣關開字誤也不敢言輕賦矣　輕史記作擅謂常法正供外擅取諸民以訾給所過軍也徐廣注云擅一作經謂不顧經常法則此刻輕者傳寫誤也當改作經

郊祀志合七十年而伯王出焉　師古曰七十當作十七今史記舊本皆作十七字按漢書中當據史記刊正者甚多不止七十之爲十七小顏當日多拘於俗師之傳未及博求是正耳

地理志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　言十二州者此最爲得之經師相承以爲十二州在禹治水之後不可通矣

浮於淮泗達於河　河讀作菏說文菏字下注云菏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菏兼引此志及禹貢之文則作河者乃寡學者因經文之訛而妄改也

滎波既瀦　波史記作播是也後云洪爲滎非水名

東爲北江入於海　師古曰自彭蠡江分爲三遂爲北江而入海史記注孔安國云自彭蠡江分爲三道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按入震澤之語最爲謬妄顏氏削去得之

平原郡阿陽　按外戚傳注作陽阿傳寫誤也宋本監本亦誤陽阿

北海郡平壽　應劭曰古卑尋今卑城是按卑尋當在河南瓚說是也既云太康居卑尋桀亦居之安得無豫夏國之都乎應說因下斟縣而誤

元菟郡樂浪郡　武紀云朝鮮降以其地爲樂浪元菟臨屯眞番四郡今志但有二郡按昭帝始元五年夏罷儋耳眞番郡臨屯之罷不見於紀志但有郡可以意推也

南海郡中宿有浧浦官　官字疑當作關唐書地理志廣州湞陽縣西有浧浦故關

易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　隋書經籍志云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

詩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　前敘六家齊詩止有后氏孫氏不及轅固按儒林傳轅固傳夏侯始昌始昌傳后蒼則后氏故傳皆本諸轅固也

禮周官經六篇　師古曰卽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按周禮天官淩人注引漢禮器制度賈公彥疏云叔孫通前漢時作漢禮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惜乎不載七略故此志無稱焉

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　梁庾元威云漢晉正史及古今字書並云蒼頡九篇是李斯所作今竊尋思必不如是其第九章論豨信京劉等郭景純云豨信是陳豨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此非識言豈有秦時朝宰談漢家人物先達何以安之今按此志止言七篇則自八篇以下或後人所附益元威景純皆未覈論正此爾

形法家山海經十三篇　山海經在形法家今作十八篇不知

始於何時

後漢書

光武帝紀以前高密令卓茂爲太傅　按茂本傳注云今洛州密縣則是左傳所謂新密此云高密者誤衍高字而注因以誤耳亭林亦云

大破五校於羡陽　注云羡陽聚名屬魏郡又引杜預注左傳卒於戲陽句云內黃縣北有戲陽鄉戲與羡同按說文墨翟書義從弗魏郡有羡陽鄉讀若錡則羡與戲不同

明帝紀八年初置度遼將軍　前書昭紀元鳳三年以中郎將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此注與南匈奴傳注中皆誤作武帝

元初二年太尉司馬苞薨　注謝承書曰會司徒楊震爲樊豐等所譖連及苞苞乞骸骨未見聽以疾薨也　按永寧元年十二月劉愷罷楊震始爲司徒苞之薨在其前六年甚矣謝書之失實也

沖帝紀永嘉元年　永嘉宋史慶長以邛州蒲江縣發地所得石刻作永憙定爲永嘉之誤按左雄傳中有迄于永憙察選清平之文則永嘉者永憙之誤也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

三十六方見皇甫嵩傳不知何日訛寫爲万緣注引續漢書語相沿不察也

初平元年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　宋本未央宮下有是日晝晦有翟雉飛入宮獲之十二字

皇后紀　東宮皇后竇鄧閻梁竇何臨朝者六其閒殤帝北鄉侯沖帝質帝皆未嘗親政鄧后既立安帝復臨朝者十六年遂

終身稱制作皇后紀爲得其實雖後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
史家之變未可議也　史記索隱外戚世家注云王隱則謂之
爲紀而在列傳之首
皇女不足別載故附于紀末　新唐書採此例
謀立平原王得　平原王得當作翼安紀及章八王傳可据得
又無子子薨以翼爲嗣安帝緣此貶翼爲都鄉侯也注未考正
以扶樂侯劉隆爲副　注扶樂縣名屬九眞郡接通鑑注云九
眞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宂父侯以度田不實免次年封扶樂
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水經注扶溝縣砂水逕
其北
趙典傳會病卒　至謚曰獻侯　注引謝承書謂下獄自殺不言
病卒按既有弔祠贈謚則范得其實

襄楷傳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　按魏志注中引司馬彪九州
春秋有陳蕃子逸與術士平原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楷
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眞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
驅除于是與許攸等結謀云云宜補注
樊宏傳南陽湖陽人也　至爲鄉里著姓　仲山甫食采之樊非
漢之南陽此相仍之誤前書以河內修武爲南陽也
有弟封爲射陽侯　野客叢書丹封謝陽侯正詩申伯番番既
入于謝之謝地也樊毅碑曰謝陽之孫可驗
光武十王傳今天下爭欲刻賊王以求功　宋本句下有盌有
量耶若歸并二國之眾可聚百萬君王爲之主鼓行無前功二
十五字功字接下文易於太山破雞子
朱暉傳南陽宛人也　注東觀記曰其先宋微子之後也以國

爲氏姓周衰諸侯滅宋犇楊易姓爲朱後徙於宛也按蔡邕朱
公叔鼎銘云微子啟生公子朱其孫氏焉與東觀記微異
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据損中　注損本或作楨未知孰是按通
鑑注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陀遣兵討疏勒攻
楨中城楨中是也
明八王傳樂成靖王黨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爲樂成王　注修
縣及條縣皆屬勃海郡條字或作修按修讀爲條非有兩縣注
誤也
橋玄傳七世祖仁　至成帝時爲大鴻臚　前書百官公卿表無
仁名
楊震傳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
敞昭帝時爲丞相　前書楊敞傳不云是楊喜之後安得據附

託之譜學大書於史功臣表赤泉之後居茂陵
張皓傳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
功臣表元康四年良玄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
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爲良六世孫不應自
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猶爲六世孫也譜
牒之學淆于六朝輕信無稽傳託之說于是張魯子孫皆冒留
侯之後班氏不信馮商言張湯與留侯同祖何其卓也又蜀志
張翼傳皓作浩翼之高祖亦不言其出于留侯如孔明之于豐
鄧芝之于禹來敏之于歙也
杜根傳時和熹鄧后臨朝　至拜侍御史　按此皆採潁川先賢
行狀以積十五年之語觀之則事有違反和熹之崩在永寧二
年三月至五月而鄧隲等以譖自殺計下詔求根等卽在是年

考和熹既立安帝久不歸政至是凡十五年遂稱制終身誠過于持權若永初初年帝尚未加元服不得謂之年長根等何緣輒進諫哉

張衡傳自漢取秦用兵力戰至成哀之後乃始聞之　按賈誼鵩鳥賦已有識言其度之文傳會五經以高遠其所自來則諸陋儒以漸潤飾哀平之際如賀良輩又妄造異說私相竄改彌益誣僞其實自漢而上非無識也燕人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又在賈生之前矣淮南說山訓云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識書著記之

至于編年月紀災祥　至建于光武之初　少帝非劉氏子不作呂后本紀則事無所繫若作元后本紀則元始之時不當反退平帝不著于紀居攝之時政出自莽后不預焉可謂進退無所據也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初今范氏用之然班氏律麻志固未嘗沒其實張之說蓋出于班耳

黨錮傳李膺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按注所引謝承書則固之官矣

張儉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　范康傳云殺常侍侯覽母以宦官傳參攷之不過追論覽母生時罪惡此云及者得實袁紹傳監軍之計在於將軍　三國志注中載獻帝傳作監軍之計在持牢將軍二字傳寫之誤

父喬乞匈攜養　注引曹瞞傳及郭頒世語並云喬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也按惇淵之子皆與魏室締姻有以知曹瞞傳郭頒世語之妄

劉焉傳焉遣叟兵五千助之　注漢世謂蜀爲叟孔安國注尚

書卽謂蜀爲叟也按孔穎達疏云叟者蜀夷之別名漢世不卽
謂蜀爲叟也光武紀注中引常璩華陽國志云武帝元封二年
叟夷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開爲益州郡是蜀人謂其西南勞
深靡莫諸夷爲叟乃今雲南地也
宦者傳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至爭者用息　熹平石經
之立發于李巡可爲歎息　經典序錄爾雅李巡注三卷
儒林傳衞宏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爲其訓　謝曼卿爲其訓
明毛詩雖傳無序傳也
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范氏世有經學其言多有
根柢後儒但據此傳言詩序之出於宏而不悟毛傳之出於融
何也或疑馬融別有詩傳亦非范氏明與鄭箋連類言之矣
注箋蔦也蔦成毛義也又引博物志毛公嘗爲北海相玄是郡
人故以爲敬按康成親授經季長以箋爲致敬亦得
禮前書魯高堂生　注高堂生名隆按前書注中亦無高堂生
名此言隆者因三國志高堂隆而誤
王隆沛國史岑子孝　注岑一字孝山著出師頌按作出師頌
及和熹鄧后頌者又一史岑李善文選注得之此注誤也傳已
著明所著四篇
禰衡臺牧者之所貪　注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掌
牧按今文選作掌伎近之
列女傳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　唐張懷瓘書斷云
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也
八志　司馬紹統之作本漢末諸儒所傳而述于晉初劉昭注
補別有總敘緣諸本或失刊劉敘故孫北海藤陰雜記亦誤出

蔚宗志律厤之文

郡國志河南郡溫蘇子所都濟水出王莽時大旱遂枯絕　按酈善長曰濟水當王莽時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水不與昔同然則枯絕者河內濟源也

弘農郡華陰　注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按水經注云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歷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也窵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狹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是直以潼關函谷爲一地二名也

左馮翊　魏略李義傳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爲左內史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爲本郡治臨晉蓋一時權制旋復故故司馬氏不載然劉注當補見也

魯國有牛首亭　注左傳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按既取鄭地則非此牛首明矣

六國時曰徐州　徐音舒左傳正作舒史記索隱齊世家下注云其字從人說文作郣則今與九州之徐同一字者乃傳寫誤也特正之

濟北國有光里　京相璠謂光里卽左傳所謂廣里與此書合琅琊國西海　疑前書海曲之誤

齊國臨菑齊刺史治　注引皇覽曰呂尙冢在縣城南按太公封齊五世葬周安得有冢在臨菑

吳郡　吳郡圖經續記曰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以浙江中流爲界故餘杭富春皆屬吳郡但前書有錢唐靈帝時朱雋封錢唐侯而今志無之戴就傳揚州刺史歐陽參收就于錢唐獄明當時未嘗并省蓋闕文也

犍爲郡荷節　前志符莽曰符信此荷節疑符節

武都郡下辨武都道　隸續據武都丞呂國十二人題名有下辨道長任詩謂志闕一道字按前志正作下辨道洪說是前志誤耳

武都無道字則上下誤寫耳

鴈門郡原平故屬太原　注引古史考曰趙衰居原今原平縣

按趙衰所居當是溫原譙叟誤

交趾郡　洪适隸續云漢武帝置交趾刺史在十三州數中東都因之杜佑通典云獻帝時以交趾刺史張津交趾太守士燮有請改刺史爲州牧至建安十八年復禹九州省交趾入荆益帝紀自靈帝以前屬書交趾刺史事迹傳中載交趾事卻多作交州蓋是要其終而言之但郡國志自中興以來直云交州不載廢置本末可謂闕文

博士　注本紀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典領中書之不列于學官及諸子百氏皆在焉與博士傳經者異矣注以無所附故見于此其官亦六百石遂比諸博士不知當屬少府在御史中丞之後如蘭臺令史亦六百石乃其比也

文集

上安谿先生書

分違四月曾未一奏記左右顧兩辱教墨猥欲舉編年一書俾之讐較且資遣郎日上道誤恩游至撫已滋慚此事實非所敢承也昔者司馬文正公編集通鑑其參詳有劉范諸賢然焯嘗怪其於孔明隆中所對昭烈之語裁截實爲失當何者天下三分乃天不祚漢若其君臣本謀豈但欲跨有梁益閉門須老已哉故其言云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將

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蓋一搗其中一擊其首而結好孫權又可向合淝以綴其尾隆中之對猶之乎固陵解鞍數語也厥後闢髯攻曹仁於樊而操至欲遷都以避此卽所謂上將向宛洛者但昭烈不能乘奄有漢川之勢急趨關中權又敗盟於後遂無成功而異日之攻祁山圍陳倉上五丈原猶欲出秦川以爭天下也諸賢承平儒者不見兵勢遂悉皆創去坐使昔人雄才大略抑沒於其手焯是以知編年與紀傳雖難易不同要其人非胸中具有將相之材殆未易以爲也而謂焯克堪任乎況紀傳之與志得互爲詳略編年必舉撮紀傳與志之要領今明史之告成無期諸志無從而見也地理志不熟不可以紀戰功食貨志不熟不可以料材用溝洫志不熟不可以稽水利其他或猶可尋行數墨而爲之若三者豈區區實錄所載數句斷



爛朝報便足究利害明勸戒哉竊嘗論之胸中非先有一代之志者難爲一代之紀傳其事變不悉故也班孟堅之序傳以謂於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之閒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敘致之工拙固特其末務矣夫編年亦何以異此願老師更以屬之能者他日苟有稍窺於斯文或能效胡氏爲之音註以報知己拳拳之雅意耳至論勿以道遠爲辭則昔者朱子請召學徒共修禮書不過欲於臨安踏逐空閒官屋處之然度此事果一行如季通直卿諸賢亦必輕千里而至也況今者追隨邸第有師友之樂又極居食之安飽皆素所求而不得者獨內顧庸虛不足以備述作者之給使遂不得不冒昧以辭其曲折略具於與紫司武曹牘中也

附錄

吳下多書估公從之訪購宋元舊槧及故家鈔本細讐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疊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謬讀者沈迷於其中而終身未曉也全祖望撰墓志公少嘗選定坊社時文以行世是以薄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而不知其爲劉道原洪景盧一輩及其晚歲益有見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尚未洗盡詞科習氣爲可惜而深自欲然以爲特不賢識小之徒同上

時諸王皆右文朱邸所聚册府多資公校之世宗憲皇帝在潛藩亦以困學紀聞屬公箋疏同上

先生撰著故有詩古文數百篇散佚已久翁覃谿錄所得雜著爲義門小集未成英煦齋協揆益以所見手蹟爲一卷刊行道光中翁叔均大年韓履卿崇吳平齋雲增輯爲十二卷宣統初



重刻增附家書四卷吳雲文集後跋　吳蔭培家書後跋

## 王先生蘭生

王蘭生字振聲一字信芳號坦齋交河人少穎異文貞督順天學政補縣學生及爲巡撫錄入保定書院肄業教以治經並通樂律厤算音韻之學文貞入閣薦直內廷編纂律呂正義音韻闡微諸書賜舉人康熙辛丑應會試未第上以其內直久學優賜殿試二甲一名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連督浙江安徽陝西學政累遷內閣學士雍正十三年因前在浙江所拔嚴州吳茂育刊求志編之獄部議奪職改革職留任左遷少詹事高宗即位召入京復授內閣學士遷刑部侍郎兼署禮部侍郎乾隆二年世宗奉安典禮扈行暴卒於良鄉途次賚金治喪後祀鄉賢祠先生學不爲泛濫其於樂律如有神契朱子琴律圖說字多

謬謬先生以意詳正瞭然可曉文貞用以進御深被嘉賞入直時恒得聖祖指授本明道之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鐘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合又謂弦音祇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可以相應管音則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鐘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及有用黃鐘積八分之一者至塤篪之類亦皆以黃鐘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蓋綫與綫體與體之比例異故也其說稍變朱蔡而實與管子淮南之說合嘗謂世所傳等韻書清濁未分元聲不辨邵子經世詳等而略韻顧氏音學五書詳韻而略等皆未極其至及奉敕編纂棄短取長用國書五字類爲聲音之元以定韻又用連音爲紐均之法以定等其學綜貫諸儒而要歸於文貞之旨所著又有詩古文二十卷 參史傳 杭世駿撰行狀 劉紹攽撰傳

附錄

先生爲國子司業日升堂召館生講中庸以爲中之言始於堯舜而後世妄求高遠故孔子益之以庸如易有交易變易之說而大傳歸於易簡易與簡對與險反而陽足包陰故以易名易平也庸也中庸而天下之理得矣集其說二卷曰國學講議後與劉紹攽論學於其中增五達道爲綱領三達德爲體要二篇

劉紹攽撰傳

在陝西按西安於明倫堂講西銘乾稱父坤稱母略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有呼無吸則死呼者我氣吸者豈能反我方出之氣復入乎蓋天地之氣也人無日不食氣於天地猶赤子無日不待哺於父母不猶生前稟受也或有以出王游衍請者曰天一積氣之爲無處非氣無處非天故曰地以上皆天也而有不

及爾者乎時有樵叟聽之自稠人中踴躍出拜堂下其開示明切能感人類此同
上

先生三爲學政清介絕俗苞苴干謁不戒自遠愛士如子弟頒示文貞遺書經說使諸生知所誦法凡奇才孤學通知陰陽厤術者必提掇奬成之行狀

王先生之銳

王之銳字仲頴號退庵河間人幼志聖賢之學深自淬厲以中庸齊明盛服語書揭臥次李文貞公爲學使課講受知曰南方無此學質也選貢使從游居幕中凡七年盡聞性命河洛算數音韻之學文貞門下多才俊先生澹然沖默其閒獨與江陰楊文定公壹以切劘身心研究經義爲務文貞嘗曰從吾游者潛心學問不求聞達南楊北王而已纂修周易折中敘勞銓授廣東陽春縣知縣以直道忤上官改教職授萬全縣教諭乾隆四年泰安趙相國士麟疏薦其學行授國子監助教居國學十二年薦舉經學謝病歸卒於家年七十有九先生之學主於躬行實踐孝弟之氣滿容充體兄有暴行事如嚴君誠謹不渝居恆莊肅如對賓客口不道人隱有德於人終身不使知之廩稍所入節縮以奉其兄及親戚之乏者未嘗蓄一錢方侍郎苞嘗言仲頴孝友本天性學問法程朱其自命矯矯不羣壁立萬仞廉靜之操殆無其匹云於易詩四書皆有論述未傳參北學編

徐先生用錫

徐用錫字壇長宿遷人康熙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五十四年分校會試嚴絕請託銜之者反噬言官劾其把持闈事聖祖原之終以浮議罷歸乾隆初起授翰林院侍讀年已八十尋

告歸卒於家先生受學於文貞相從垂三十年談道講藝無虛日退而錄所聞積爲完帙晚呈文貞嘉爲可存之書文貞孫清植少從先生課經後請以先生所記增採遺書評語及門下別記者編爲榕村語錄三十卷行世自著有圭美堂文集參清史稿藝術傳　榕村語錄用錫及清植跋語

安溪交游

顧先生炎武別爲亭林學案

梅先生文鼎別爲勿庵學案

張先生伯行別爲敬庵學案

方先生苞別爲望溪學案

陳先生夢雷

陳夢雷字則震一字省齋閩縣人未冠成康熙庚戌進士授編修假歸會耿精忠叛偏羅名士先生及父被幽縶於僧寺脅受僞官不得已佯託疾以稽之賊平議罪有陳昉者汚賊京師謁傳爲先生復爲逆黨徐宏弼誣告下獄幾不測朝旨減等謫戍尚陽堡初先生與李文貞爲同年生相善及難文貞亦在假用蠟丸密疏致通顯而先生方干嚴譴無以自明引文貞爲助文貞密疏救之而先生不知故怨懟憤懣往往詭激於文詞志足悲也先生通國書閒關塞外十餘年諸公卿子弟執經問字者踵接聖祖東巡盛京獻詩稱旨召還教習西苑侍誠親王奉命編輯圖書集成三千餘卷雍正初緣事謫戍卒於戍所子孫遂家遼陽著有周易淺述八卷松鶴山房集十六卷天一道人集百卷初刻者閑止書堂集二卷參陳壽祺撰傳

附錄

周易淺述成於康熙甲戌乃初赴尚陽堡時所作大旨以朱子本義爲主而參以王弼孔穎達蘇軾胡廣大全來知德注諸家所未及及所見與本義互異者則別抒己意以明之其說謂易之義蘊不出理數象占顧數不可顯理不可窮故但寄之於象知象則理數在其中而占亦可卽象而玩故所解以明象爲主持論多切於人事無諸家言心言天幻窅支離之說其詮理雖多尊朱子而不取其卦變之說取象雖兼采來氏而不取其錯綜之論四庫全書提要

德先生格勒

德格勒字子鶚滿洲旗人康熙庚戌進士授檢討累遷至侍讀學士聖祖問通易者於李文貞文貞以先生對後卽命進講會大旱上命揲蓍得夬卦曰澤在天上有雨決去小人甘霖立沛矣上問人在何處對曰陰乘陽逼近九五乃得時得位者上曰何以去之曰揚於王庭自然明正典刑上曰以予觀之健而說決而和和而說似可不動聲色而隱然去之曰健與決終從斬絕也明珠知之大恚上嘗詢徐公元夢所學視先生孰優徐自陳不逮繼復舉廷臣某與徐相衡先生奏徐遠過之忌者遂言其互相標榜越日召尚書陳廷敬以下十二人試於乾清宮有旨責讓先生於試文後申辨鐫五級留任尋被劾以私抹起居注誹謗時政與徐公同逮訊故事起居注數易稟然後登籍所刪易乃未登籍之稾讞上論大辟改監候後遇赦釋歸本旗卒

湯文正公斌問人物於文貞文貞以先生對文正曰聞此人無世俗氣文貞曰直是黃農以上人文正汲汲見之終日談而不舍遂成莫逆參實錄　先正事略徐元夢傳　榕村語錄續編

## 徐先生元夢

徐元夢字善長號蝶園姓舒穆祿氏滿洲旗人舒與徐滿洲音略同字義亦近世稱徐蝶園先生康熙庚申進士改庶吉士年甫十九散館改主事遷中允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以學行受聖祖知明珠初重先生與德公格勒之名傾心結納不與比遂傾陷之及德公獲譴牽連同下獄論罪免死入辛者庫尋起爲內務員外郎再黜再起爲內閣侍讀學士遷內閣學士出爲浙江巡撫治浙兩年召爲左都御史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聖祖久而察其忠誠恩遇與文貞比並世宗卽位以舊學有加禮由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改戶部尚書坐繙譯有誤免在內閣學士行走又坐在浙失察呂留良私書事再黜尋命同繙譯中書行走乾隆元年復授內閣學士遷禮部侍郎直南書房又直上書房授皇子書未幾以老病乞休解任以尚書銜食俸仍直內廷史館加太子太保六年卒年八十有七贈太傅祀賢良祠謚文定先生剛介不爲威怵中年研精理學與方侍郎苞共事蒙養齋考問經義不輟焉參史傳　陳兆崙撰行狀　先正事略

### 安溪從游

#### 魏先生廷珍

魏廷珍字君璧景州人文貞督順天學政招入幕閱卷得與諸名宿游於天文地理河渠樂律厤算靡不研討以舉人薦入內廷校對樂律諸書並命從文貞參訂樂律韻學康熙癸巳成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直南書房累遷內閣學士管兩淮鹽政雍正間歷爲偏沅安徽湖北巡撫召回京授禮部尚書又出爲漕運總督尋召授兵部尚書仍調禮部高宗卽位命以尚書銜守

護泰陵乾隆三年授左都御史遷工部尚書五年以老病乞休詔斥持祿保身奪官放歸十三年東巡過景州迎鑾復原衙上賜詩有曰皇祖栽培士於今賸幾人並書林泉耆碩榜額賜之後復兩次迎鑾皆賜詩二十一年卒年八十八謚文簡自著有課忠堂詩鈔參史傳

清儒學案卷四十一終